

Tiao feng



蓝色的屋顶

李强

蕉風

双月刊

BULANAN CHAO FOON (Dua Bulan Sekali Sahaja)

九三年七、八月号

JUL / OGOS 1993

455

长城三颂

◎沙耶

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源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

自己一向记忆力不好，但在孩子时，在学校学过这支歌颂中国河山的老歌，虽然去今已超过半个世纪，但这首老歌开端的几句，还清晰的印在脑海中，想竭力抹掉也抹不去。

原因很简单，这首老歌歌词太美，韵律雄壮，紧紧抓住人的心，使你没齿难忘。

此后，几十年来，当自己有机会对着河，对着山，对着海，就每每触发情绪，会在心中轻轻哼着这首旧歌的歌词。实际上当时所面对的景物，即使有部份类同，有的却完全风马牛不相及，与心中所哼出的歌词全不协调，不过，在轻吟低唱之后，心坎就像吃了冰淇淋后那样充满了快感。

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演绎出来，原始人类是从猿猴类衍化的话，则不管你是白种人，黑种人棕种人或是黄种人，你们的祖宗都是猿猴类，分布在地球各部份生长、繁殖，受到各地地理因素，不同的自然现象，不同的气候反应，分别产生不同肤



韦晕与云里风（大马作家协会主席）摄于万里长城。

色，不同的体格构造和大同小异的脸型轮廓的人种。

依照人种学学者考据：原始的黄种人华族（或汉族）的发源地是亚洲东部的黄河流域，棕种的回族则发源在中东地区的幼发拉底河两岸；埃及人则发源在北非的尼罗河流域。而黑种人则根源来自非洲中部的黑暗大陆。

黄河流域既是汉族的发

源地，则长城为保护这个民族的北方樊篱。因为汉族在黄河流域生长和聚族而居之前，北方和西北方的游牧民族，东方的夷族都是散居在黄河流域及所谓“中原”地带的四周。历史文献记载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是指东方沿海地区的夷人，西北方的犬戎，北方的胡人（或蒙古）南蛮是指黄河及

长江等中原地区以外的南方，都是南蛮，包括的大小蛮夷民族更多。

汉族聚居的中原地区的四周敌人，以北方的游牧民族最为强悍，危害汉族最甚最初，北方的游牧民族为了发展他们的兽群，扩展他们的游牧地区，加上他们原有的游牧地区气候严寒，人和兽的生存和发展不易，迫得他们到处找寻有水草和容易发展的地方，自然，邻近的汉族聚居的黄河流域成了他们的目的物，因此，北方的游牧民族逐渐南移，迫近到当时汉族聚居的所谓中原地带。汉族人士为了不受侵害，而本身又是爱好和平，不重视强权武力的民族，迫得采取严加自卫的政策，在接近敌人的边境地区的险要高地堆起石垛，当作放哨人士躲藏起来，向远处眺望。若发现北方的游牧民大举侵犯，就回头通知己方的人赶来抵抗敌人的来犯境。大约这是原始的烽火台（烟墩）就等于现代军事学上所指的“哨站”。那些连接个别险要山岭的关隘哨站的走廊地带，日积月累起来，便逐渐改进成为较后的“长城”。

早已为人所知的古城，是公元前三世纪，在甘肃临洮人看到的是秦始皇时代筑成的“秦长城”。较后，在公元前二世纪，人们看得到

的是“汉长城”。

“秦”和“汉”代之前，为什么没有人看得到秦和汉代以前的长城遗留下来呢？可能一、时代久远，史迹湮没；二、史前没有文字或图表史迹记载下来。

现代人所指的“长城”大约是筑于二千多年以前的“古长城”，不过一般人谈到，而又能找到遗迹的“长城”，通常是指十四世纪至十七世纪，朱明王朝所修筑的长城，它东起鸭绿江，西迄甘肃。最东的关隘是山海关，出了关便是关外，属于别的国家的疆土。最西的是嘉峪关。嘉峪关跟玉门关、阳关都是中国最西省份甘肃境内。过了嘉峪关或玉门关、阳关之后，便是西域。前人诗说“西出阳关无故人”，大概是指出了这些最西的关隘便是离开故国，到了异国土地，再没办法看到自己的故国朋友的意思，充满了离别乡土的凄凉意味。

在甘肃临洮和敦煌所看见的秦长城和汉长城，由于年代过于久远，加以以当时建筑城墙、雉堞、堡城、路城、敌台、烟墩……等军事设备，所使用的都是较原始的红柳砂砾铺筑的建筑方法，不少区段早已荡然无存。即使有些痕迹遗留下来的，也不外是一些残垣土埂，不是有考古专门学识的人，很

难认出这些残余的土堞，会是那些从没有受过建筑技术训练的先民，使用原始的建筑方法，建成这种能保卫国土，不受敌人侵犯的城堞来。

较早期的烽火台（烟墩），是二千多年前，周末年或较早时在陕西临潼的骊山上设置烽火台（烟墩），周幽王的宠妃褒姒，不好笑。幽王多方讨好她，老是不笑。幽王想个办法，在烽火台上举烽燧以征诸侯。诸侯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后来，大戎真的来了，幽王举烽燧，诸侯受骗过一次，不再来救。幽王这次就被敌人杀了。

这个“烽火戏诸侯”的故事，两千多年来传播不衰。我这次到西安，参观过秦俑博物馆后，到华清池看到唐玄宗为宠妃杨太真建造的“海棠汤”的妙绝人寰的设计。还抬头张望了使周幽王丧命的骊山烽火台，虽然事隔二千多年，还令人感慨万分。

二十世纪末叶和行将来临的二十一世纪，时代已经跟过去不同。无论社会组织，文化传播，经济构成、政府制度和战争行动，都跟过去迥异。中国长城，从满清帝国灭亡前后，已基本失去其军事防御作用。因为过去的是平面战争，现代的是立体战争；军火武器，则从原



始的刀、戟、剑、矛进化到化学武器和原子核弹；战略的改变则从攻城夺地进化到战略导弹的运用。

这种种变化，使到历史悠久的中国长城在战争领域上日渐失去光彩，是很自然的事了。

虽然，中国长城的实用价值日渐微薄，在真正用途湮没之前，还微微拖着一条“剩余价值”的尾巴，在物质消灭之前的现象，是“回光返照”。

历史是这个论断的见证。

到了十九世纪，中国在满清王朝掌权下，表面上算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了。过去在北方的主要敌人游牧民族不是成为属邦，就是归入中国统一政府的版图内，而主要敌人却转移到东北部来，加上当日满清王朝内政腐败，对外初则自高自傲，继则媚敌求和，导致边疆属邦离心，有的停止朝贡，有的将属国权力转移他人。十九世纪末叶，中国东北方的属邦高丽王朝转附了日本之后，日本派遣重兵到这地区来成立关东军大本营。

这之后，长城东端的山海关成了出国入国的门户。

当中、日战争初期，日本关东军的主力仍以陆军为主，日军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三日占领了山海关后，是侵犯热河、河北之前奏。

热河平泉百九十里之喜峰口，系明代朵颜等三卫的人贡通衢，宣德三年在这里设置关隘。喜峰口的东有董家口，西有潘家口，两侧群峰矗立，险要天成，长城依势蜿蜒，华北赖以屏蔽，为兵家必争之地。（注一）

在一九三三年的“长城战役”中，中国凭着这长城东北段的热河地区的喜峰口的险要地势，以微薄的兵力和窳劣的原始武器——大刀、击溃了占据喜峰口高地的关东军混成第十四旅团。

这“长城战役”经三昼夜的血战，毙敌逾三千以上，造成九一八以来，北方（中国）战场首次之胜利。当时传媒体誉这次“长城战役”的喜峰口大捷，比为世界第一次大战的“凡尔登之役”（注二）

自然，时光巨轮推动一切，第一次大战时，法军在凡尔登用多层三合土筑成坚固的炮垒，使德军在平原战场上不能越雷池一步，以致败绩。可是，三十年后，纳粹德军的“闪电战争”采取以空军为主的立体战略。对法军的坚固炮垒绕道而过，所以很快就把陆上战车推进到英法海峡去。

法国的凡尔登要塞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既日暮途穷。则东方的凡尔登——喜峰口，自然更逊一筹。极其

量只是浮光掠影，转瞬即逝，只能成为历史见证而已。

二十世纪的最后一个年代，我总算有个机会，参加一个海外文艺团体，访问这个原始汉族发源地的黄河流域和它的守护堡——长城，完成遨游神州的夙愿。

不过，这次所看到的长城，只是全长七千三百多公里，在华北区段的一个点。现在是旅游重点的北京附近八达岭区段的长城和它的烽火台（烟墩）。

古长城雄峙在中国大地，横贯河北、北京、山西、热河、绥远、宁夏、陕西，和甘肃等省，大部份已经荡然无存、痕迹湮灭。

居庸关位于北京城以北七十多公里处，是长城的重要关隘，居庸关以北约十公里的八达岭，是长城居庸关的前哨，海拔一千公尺，居高临下，山势险要，是长城具有代表性的一段。据说宇航员，从太空中用肉眼看到地球唯一能看到的人工建筑物，就是长城。

现在，中国政府把这区段八达岭长城定为旅游重点，八十年代，美国总统，我国的几任政府首长访问中国时，都被安排到这八达岭关隘去游览。

中国的今长城，不止是这个国家的旅游重点，更如埃及的金字塔，美国纽约的

自由神像，英国伦敦的大笨钟，法国巴黎的铁塔，意大利比萨的斜塔……等。是各国的标志。自然，在中国，把长城看作是该国的特有标志，没有什么人加以异议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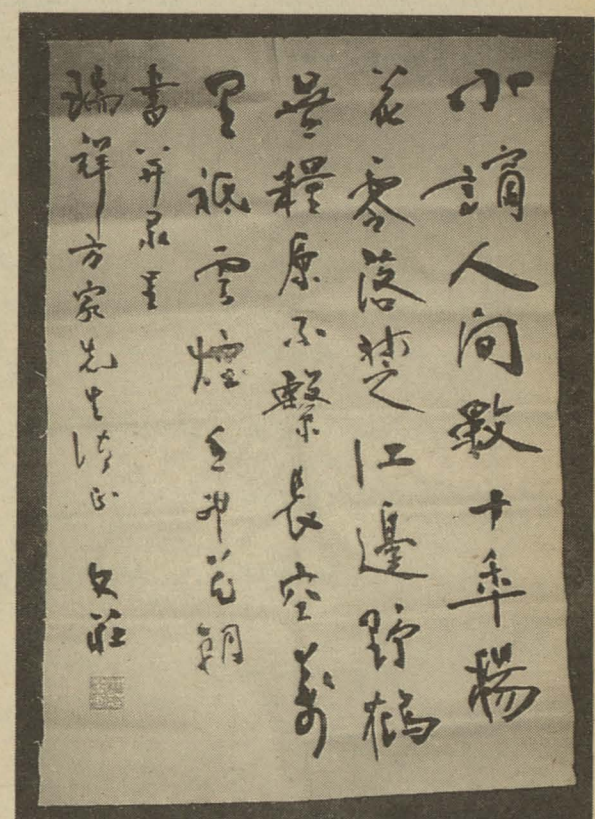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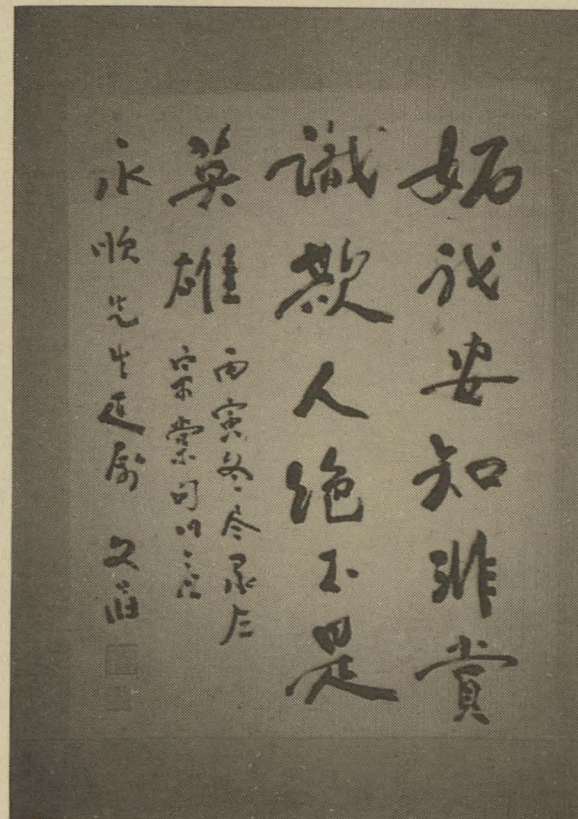
我们旅游团乘坐中旅社的游览巴士从崇文门出发的个把钟头，便抵达八达岭的停车场。团员中不是诗人，便是小说家、杂文家，年龄虽然参差不齐，而划一的，却是文绉绉的文人风度。

地陪萨先生出身是民族学院的西班牙语文学系，懂得一般海外游客的心理，更揣摩到我们这个专业团体成员的心性，当巴士在途中，为团员们唱歌，说笑话等，以调剂旅途的沉寂外，更约略报导中国文坛最新的动态。

到了八达岭，先安排旅游团团员们到八达岭外宾饭店吃中饭。在吃饭时，最令团员们惊奇的，是一项在过去一周，经过各地所吃饭菜

时罕见的“炕肉”，原因是大家都害怕肉类内含高脂肪和胆固醇，但到了八达岭山下，大家要作登岭的准备，抱着“士饱马腾”的心理，反而多向这盘“炕肉”下箸，不能不算是这次旅游中一段小插曲。

自己因为年龄的局限，不想硬充好汉，不计量自己的体力，跟着年富力强的其他游伴，一鼓作气的直爬上关岭的第四区段的烽火台（烟墩）去花十五块人民币换



韦暈的书法

取一纸登岭证书，我只能羡慕他们。

我跟旅游团团长和一位不想爬得太高的诗人在一组登岭，我们约定：在力量能及的地段停歇。

在登岭途中，我注意到城基团自然形成的长方形石灰岩石，经打凿加工，间以粘土砌成，更利用较小一些的石块，垒成一个个排列整齐的雉堞，从远处望去，分外觉得雄壮。

虽然，这座八达岭区段的长城，是在十四世纪至十七世纪朱明王朝修筑过。在这之前，古长城已经存在。

这些建筑物遗留至今，超过二千多年，从中国的古长城，北非洲埃及的金字塔和南美洲秘鲁库斯科的印加族遗留下来的岩石垒成的庙宇、王宫、剧院、运动场……等建筑物遗迹，可以显示出有色民族先民的智慧并不下于欧美的白种人的先民。

我们登上了八达岭关隘的第三区段，对着位于第四区段的烽烟台，已遥遥在望。

我们觉得爬登八达岭关隘的目的已达到，似乎不必再进一步去攀登烽烟台。

我们就靠近雉堞摄了几帧照片，当作一个留念。

那时，正是初夏季节。我们透过岭城的雉堞，俯瞰岭下的山脊在两旁耸立，青翠欲滴，间中杂着凤凰木一类的红花，在万绿丛中，点点红，饶有风趣。心想倘若我们在秋季再来，望到西山的红叶蔚若云霞，则这个八达岭关隘会更加生色呢。

河山依旧样，景象出出新。

注一：见察哈尔省通志大事记。

注二：见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九日天津益世报社论。

*

• 新书介绍 •

书名：四个结婚的故事

作者：姚拓

出版：蕉风月刊

售价：马币五元

邮购处：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作者出生于20年代，曾亲历过不少人间悲剧，也看到不少人世间的真挚之爱。这本小说，正是那个时期的生活写照。

◎ 韦 晕

图 / 林祖耀

1.

36号的理发小姐那忐忑忐忑的心，跟着脚步踏进那虚掩着的玻璃门，闪进这发型屋来，迎面碰到那两只黑眼瞳闪烁不定的那个新来学洗发的“中埃”阿娥。

她气喘喘的，伸出一只捏皱了的纸张的手，向着36号说道：“在服务室门口，拾到这张字纸，我又不懂得英文，你看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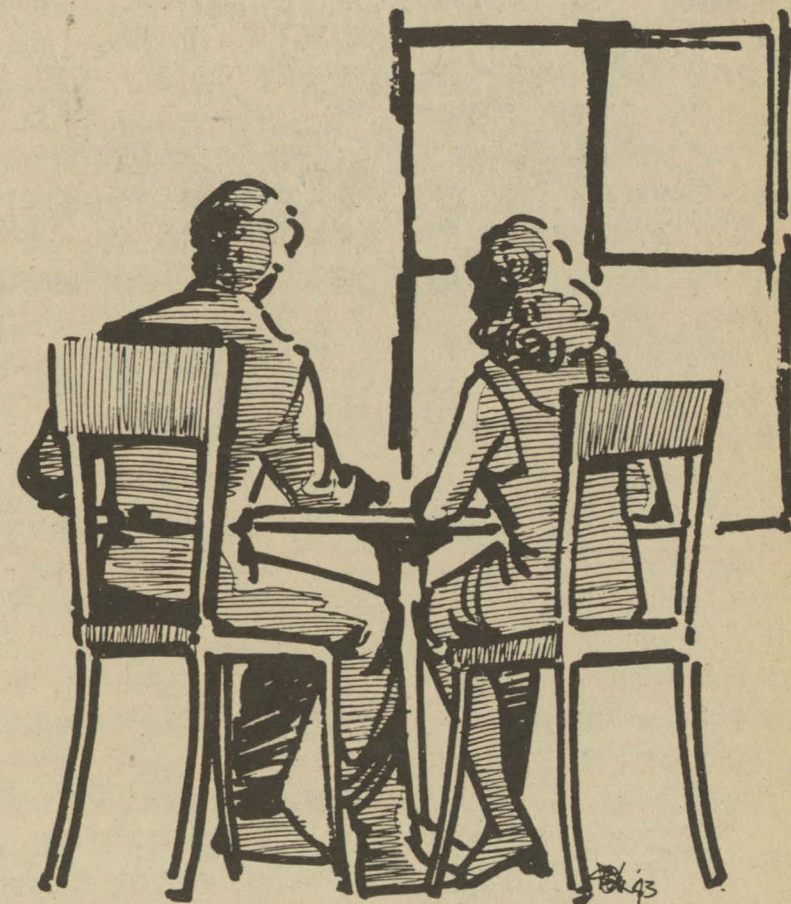
36号本来一肚子不爽快，看到对方那夹七缠八的对自己沉下面来，就操了她一口：

“有什么事，你不会告诉老板娘么？”

女孩子把黑眼珠眨上眨下，那只伸出的手不停发抖。她那两片失血的嘴唇也嘟哝着许久才噓出几个字音出来：

“头家娘到巴刹去买菜……阿珍她们又还没有起来。”

36号那躁暴脾气发过后



。一下子，又想到先前那个孟加里客人来。她记起，昨儿晚上，只有自己替这个新从外国回来的人，那个孟加里在房间里按摩后，就跟他外出，说不定，他把这个纸条留下来，——不会是他留下字条给自己吧！

36号想到早上的事。那孟加里驾着他那辆二手日本车载自己到镇上那间印度人餐馆吃罗知真乃。

一记起在印度餐馆吃早餐的情形。36号就一身毛管倒竖起来，挤出一身冷汗。

× × ×

“在澳洲那段日子，老是黄油烤面包，一记起这里的罗知真乃那股子羊油香，就流涎”。

那个英俊的汉子把眉毛一挺，乌溜溜的眼珠子一转，溜出笑意的，用叉子分了一只鸡腿搁在36号面前那个空碟子上。他那股子殷勤，就跟床上那股冲劲不一样，低声地说：

“你们阿冷支那就怕羊骚，只爱肥肥腻腻的肉骨茶，还是吃这些鸡腿子吧！过去，没出国前，我就不怕路

途长远，早上常常开车到古城的一家印度餐馆去吃这种香喷喷的罗知……。”

这家伙还没有把话说完就“嘿”的一声，突然地把浓眉毛一挺，他那两个流动着笑意的眼珠似乎给一种魔山压下来，立刻沉了下去，那英俊的脸，铺上一层苍白。

这情形进入36号的眼帘，倒令这个在风尘中打滚的女人迷惑起来，她像给掉进黑水中一样许久许久都提不起头来。半晌，才把眼睛微微张开，她发觉到一片异样。

刚才还跟自己对坐着那个孟加里，不知在什么时候不见了。这个印度餐室变成空空洞洞。

36号迷迷糊糊的像化成了一块掉进黑水里的石头一样，双脚也不能移动，心也麻木了起来。

这情况直到那个煎饼头手把两只手在胸前那白围巾揩了揩，站到自己身旁。36号才省觉到先前有个面色黝黑的人靠着煎罗知铁板边跟这个煎饼头手咬了一趟耳朵。他们那四只眼珠时不时向自己瞅过来。到36号自己偶

然抬起双眼，回瞟他们一眼他们俩就像耗子碰到了猫那样，赶快的停止了说话。那两个家伙用淡米尔话交谈，其实36号是听不懂的。36号看到他们俩人那鬼鬼祟祟交谈，心里觉得好笑。

现在，这煎饼头手只有一个人走到36号坐的桌子旁边，另一个说话的人早就消失了影子。

36号现在清醒了许多，发觉自己早出门没有带钱袋脸上一阵子发红，她两只手还是下意识的到处摸索。

那餐馆主人微微咧开了口，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他似乎看出对方的心事，冷笑着：

“那家伙结过账走了……”

36号那正在跳动的心，安定下来。不过，她那双眼在看到那印度店主把孟加里那盘还没有吃完的罗知真乃和咖喱羊肉，通通搬到店外，例入塑胶垃圾桶，连盘子和羹叉都扔了进去。那印度人这种举动，跟一般印度餐馆都把顾客吃不完的东西倒入一个另备的容器的习惯不

同。她心里觉得惊奇。

大部分印度人都是吝惜鬼。这家伙怎么这样把好好的塑胶盘子和羹叉都扔进垃圾桶里，而且那挪盘子的黑手发着抖，怕有条蛇伸出头来咬自己的手那样。这情景，从视幕进入脑海，成了一个解不开的结。

× × ×

现在36号从那“中埃”手上接过那张字条：

是用英文写着“请参加爱滋友俱乐部”几个字。

.....

36号脸色变了。一阵红、一阵青的，一句话都说不出声。

她把字条撕碎，扔到洗手间那个厕盆中去，顺手拉动蓄水器的链子，让一阵水花把纸片冲走。

厕盆边沿的溅水喷洒过后，渐渐儿停止。36号那两颗眼珠还瞪着厕盆里的积水。等它回复过去的水平。水面上的纸碎已经给冲走了，自己才觉安心。

36号那颗跳动的心渐渐缓下来，耳畔还听到水厕上那蓄水器的最后的水滴声，

像滴到自己的心房上，有万万千千的细菌进入自己的血管里一样，使到自己的一身皮肤发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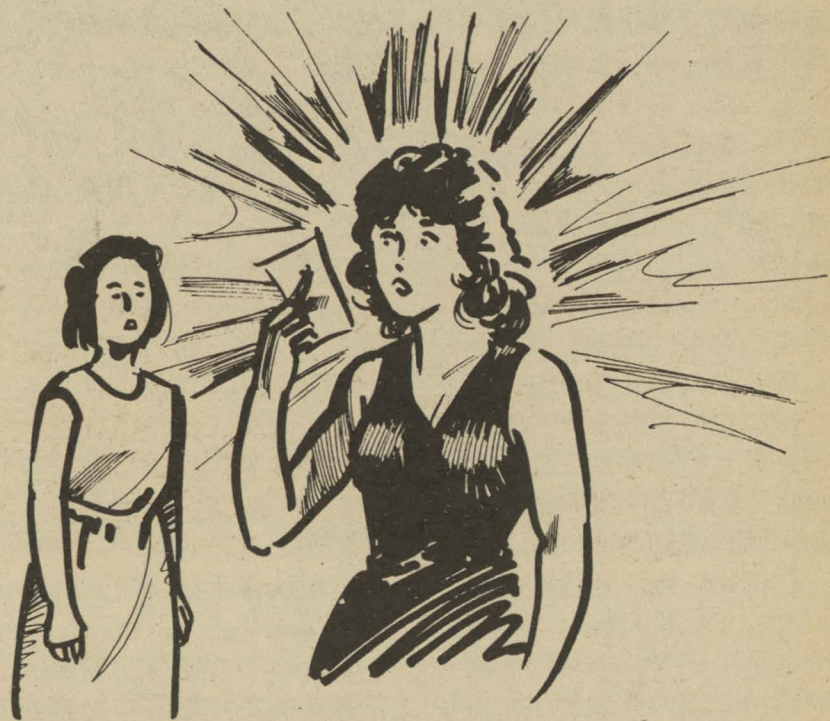
她长长的吸了口气，又呼了出来，好使自己那股子紧张平伏下去。

她那紊乱的脑筋在心房回复正常的活动后，像有股清新的空气吹进去，清醒了许多。

36号记起过去自己怀疑

给一个顾客把淋疾传到自己的身体时，到八打灵一间专门替人验血的结构验过血。现在，自己又跟那孟加里死鬼混了一段时日。那死鬼有没把那爱滋病毒传给了自己，到验血所去检验一下，如果是阴性，自己可以安心的回到发型屋来，照常工作，倘使真的……

她越想心越乱，匆匆忙忙到楼上自己的寝室去翻动



自己的衣箱，把身份证和要用的东西塞到手提包里。无意中瞟了瞟，那同房的几个同事还蜷伏在被窝里，没有醒来，那个喊阿珍的还扯着很大的鼻鼾。

36号微微嘘了口气，佩服这些年轻人，能够这样沉沉酣睡。比自己这样在风尘中打滚的老马，幸福得多。她们玩得快活，睡得沉酣，就不想到明天……

36号正望着同房的几个酣睡中的女孩子发呆，突然楼下有什一种什么响声，吓得她一跳，心里想起什么事，赶快换过衣服，把手提包的长带子挂上肩膊，走下楼来。36号一肚子不爽快，走下楼梯时，本是缓慢的，不过，楼下没有什么人进来，只见到那个“中埃”靠着一张理发椅旁边发呆。这个大女孩心里一定想着什么野汉子。现在给36号的高跟鞋“咯咯”的声音，吓得眉毛耸动，两只流动的眼向36号那一身打扮一瞅，还没开口。只有心里觉得奇怪。怎么这大清早，36号穿着平时喜欢的黑白交错的套装外出，看

来要到什么地方去。

“老板娘回来，说我下坡去。说不定也顺道回山巴看我的妈，有几天逗留也不定。”

36号这么一说，就推开玻璃门，走了出去。

那背后的女孩一双疑惑不定的眼珠，望着36号那两片胖大的屁股，一高一低在跳动。这个春心荡漾的小姐，心里想到36号早上才跟那有着洛克逊身型的孟加里外出去一次，回头就匆匆忙忙的换过衣服外出，会不会到坡底去开房？

× × ×
春来 春去 春谢 春残

这个海岸边镇因为跟另两个国家接壤。很快地被人看成了“金三角”地带的“小合艾”。这新的边镇虽说成立了不久，却很快的繁荣起来。连外国游客也经常开车来玩。除了一般的酒楼，咖啡座、卡拉OK……等等消遣场所像雨后春笋那样，到处出土。

那些美容院，美发屋，跳舞厅的霓虹灯管招牌到处

晃照。

过去只有赶早市的“龙泉”肉骨茶摊档，现在也改成24小时服务，不过，这种肉骨茶茶室一到了晚上，就把玻璃大门嵌上玻璃片后，还挂上一串串晃动的滴穗流动塑胶颜色珠串，玻璃门经人推开，这些珠帘就晃动出多种颜色，把里面的笑声、歌声和令人听到毛管倒竖起来的姐儿嘶叫声，像流水一样随着灯色吐露出来，好得引诱更加多顾客。

可是，打那头被称为“黑蜘蛛”的姐儿在这边镇出现后，这边镇的多采多姿气息，就给一阵黑色的云翳盖覆过来，变了样子。

这新的边镇成了夕阳镇。“龙泉”肉骨茶室早市开始时，虽然过去那个挺着大肚子一脸肥油的老板头手，没有跟过去那样扎着白围裙，站在那个铜炭炉边，听顾客吩咐，用一双长筷子把肉骨或猪肘子掏起来，搁到塑胶碗里，让跑堂的捧到每个顾客跟前。

现在这胖子老板的案板和分配工作由新请的年轻头

手去替代了。不过，这胖子老板还是生成“苦工”命。他老是一清早，眼睛一睁开，就得爬起床，总是闲不得歪在床上装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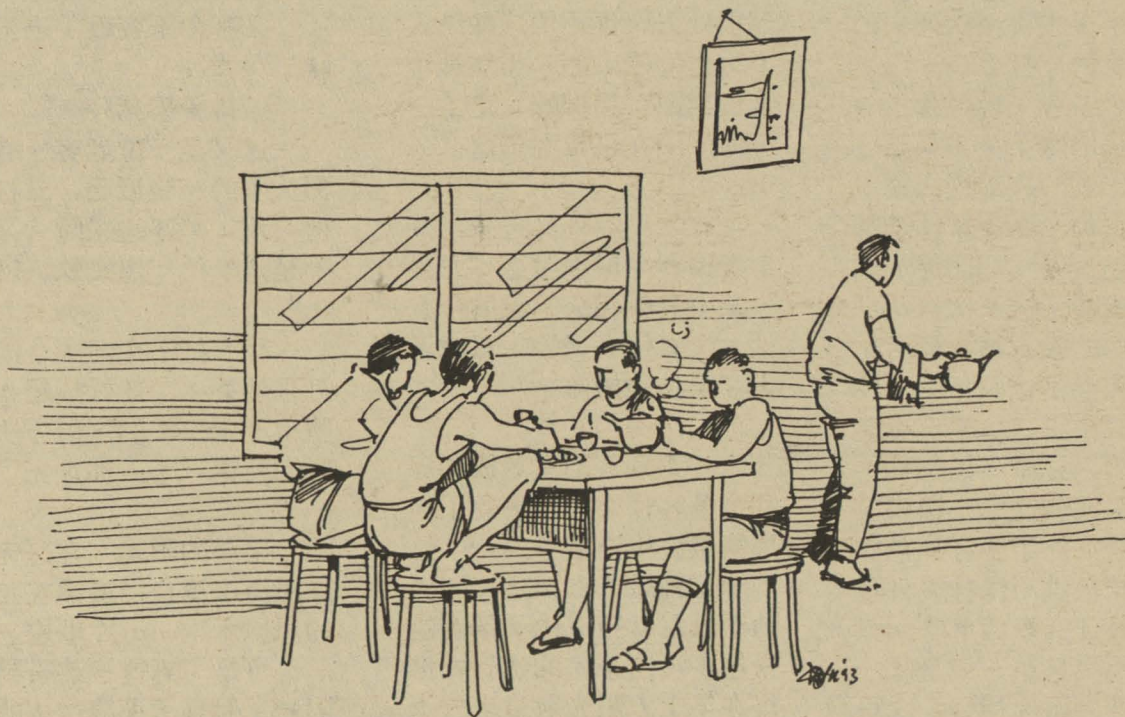
他每天早上都是到巴刹的茶摊跟那些“巴刹卡”闲聊，到那些趁早市的人散走后，这肉骨茶店老板才叼上一根香烟趿着拖鞋趑到自己的茶室去打一个照会。他看到那顾客纷纷进来，才觉得开

心。

早市的龙泉肉骨茶室的布置跟黄昏过后的龙泉肉骨茶室的布置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格局。大门的两扇玻璃门在早市开始时拆卸下来，那璎珞下垂的塑胶珠帘也除了，连店内雅座的屏风都移走塑胶椅座也换成了没有靠背的凳子，为了适应有些习惯了缩起双脚蹲在凳子上喝茶的老客。

现在正是早晨八、九点的上市时间了。过去，龙泉这个金字招牌的肉骨茶室正是人头攒动，肉香、茶香混在一起的。……

这一个早晨，胖子老板拐过路头那棵凤凰木，进入龙泉茶室，令他心头像石鼓掉进水里一样，许久都不能使自己那双发眈的眼睁开，好得认清楚这是不是事实。这是老招牌的“龙泉肉骨茶



室”么？

因为饮客来得少，这茶室的空间便显得空荡荡。

倒是那个年轻的头手，似乎没有发觉自己的老板踏进店子里来那样，把一个铜勺到那个铝锅里搅动了搅动，停下手来，将铜勺子搁回锅旁那个大碗里，继续向独自个儿坐在角头的桌子上，一支手挪起杯子喝茶的人说话：

“你怎么知道那个孟加里是那个过去害怪病死去的脱衣舞女的‘打手’？”

那个茶客，轻轻耸了耸肩膀，仍旧垂下头去喝茶：

“巴刹的人都这么说。还有人说那个高大家伙是那卖‘罗知真乃’的印度人的什么亲戚呢。这家伙自从那个害怪病的脱衣舞女死后，到外国去混了一段日子，现在却又混上了这个爱穿黑色衣服，给人称做‘黑蜘蛛’的妞儿，混到这个小镇来了。这个妞儿除了爱穿黑色衣服外，肤色就不像什么外色人，而且什么东西都吃，只要你请她喝杯茶，或是吃一碗面，就会跟你相好。这里

的年轻人谁不贪便宜。”

说到这里，听到那头手跟一个什么人打招呼的声音。这个说故事的茶客把头一抬，认出是“龙泉”的老板。他就把想说的话吞回肚子里去。

到那个茶客一走。这间茶室更变得空框框了。只剩下老板和头手两个人打对台。大家互相望着对方，连口都不想开。

“这市镇，年轻人都走到别处去，谁不怕这种杀人不见血的传染病，虽然那个孟加里跟‘黑蜘蛛’走了，但他们俩在这里混了这么久……。”

终于，门外又进来了几个老顾客，似乎对这“龙泉”茶室老板和头手说的什么话，没有什么兴趣，只喊了声“来泡独树香！”

……。

“龙泉”茶室老板和那几个茶客什么时候离开了。那间茶室更空洞了。

门外过去有块遮掩阳光的塑胶百叶帘，由于茶客越来越少，这茶室的伙计就懒得在早上太阳光射进来放下。

现在，阳光照射进来，晃照到那头手的微微闭上，想着什么事项的那对永远渴睡的眼帘。

兀，是夕阳斜照么？

头手那紊乱的脑筋，反而给阳光迫射到清醒过来。

他记起自己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那个一般人说起过的“黑蜘蛛”怪面熟的。

——啊，是在一间发型屋，那一定是她……那一定是她！

又有个茶客踱了进来，喊了一声：

“排骨掺猪脬。”

这又是一位老客，看到那头手一脸疲乏，就打趣他一声：“还睡未醒么？是不是昨晚给‘黑蜘蛛’网住？”

头手打了个呵欠，没精打采的答：“还好提起？那些鬼不走，我们这地方快变成‘死镇’，人都走光了。”

× × ×

早晨的阳光，在这赤道边沿海市镇已经遍洒在路旁的凤凰木上，一片璀璨。

可是，到这些热带早晨阳光，射到了那静悄悄的柏

油路和飘落到水静河飞似的商店或过去是闹市的地方，这些阳光却变成了片片云翳，压在那些人的心头，使人感觉到夕阳提前到这边镇来了。

……。

那间镶嵌玻璃门的发型屋在窗橱上陈列了一个放存着十多二十副安全电动修面器，这些修面器旁边，放着个别名牌。在这些电动修面

器前面，还用一块大卡片镶在镜框内，用大号字体注明“本屋常备个别顾客专用的安全修面器，保证安全。”

在这新型发型屋斜对着印度人冷气整容所门前虽然那支“红、蓝斑纹”的标志照旧转动着，但室内的冷气机却没有开动。他们都懂得节省能源。

那些理发师把洁白的工作衣挂在墙壁上，三三两两

的坐到理发室外面的短凳上，不时望望街头，也有时提起头来望望天色，心里想，是黄昏到来了。

有一个年纪大点的理发师因为闲得无聊，不停嘴嚼着槟榔和烟叶，时间久了，他又把嚼在口腔里的槟榔汁吐到沟渠里，像一朵血汁那样。

*



“儒林外史”

的人物造型

◎韦 暈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能传世而又为现代学者推崇的，我想明末清初的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便是其中之一。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誉此书出，中国小说史上始有堪称讽刺小说，不为无因。

一九八一年，是吴敬梓诞生二百六十周年，中国出版研究吴敬梓和“儒林外史”的专著和论文，不下二、三十种。除了大部份学者，在众多讨论中，着重于吴敬梓的民族思想问题。而对于讨论“儒林外史”的艺术机构和典型人物的塑造等创作实践上的问题，诸如王璜的『论“儒林外史”的人物讽刺』（载东方杂志四十二卷十号）的也不在少数。

中国的古典文学与西方的文学有不同的传统因素。

如西方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典文化蜕变到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宗教改尊后）分为新教徒和清教徒和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之下分为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以下衍变到写实主义——浪漫主义——到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那么脉络分明，但在神话感和历史感两方面，则东、西方文化大同而小异。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的创作风格，接近于西方文学的“情节连串法”，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吴承恩的“西游记”等都是连串若干个短篇或中篇故事，组成的长篇小说。将每一组故事分开，可当作独立的短篇故事去阅读。

吴敬梓生长那个时代，读书的士子唯一出路，是参

加政府的科举考试，进而升官发财。吴敬梓是个不跟政府合作的读书人，换言之，吴敬梓也是个不受名利网缚束的畸行人士。早年参加科举一次后，到了年纪大些，思想成熟后，便谢绝了安徽巡抚赵国麟的推荐，不去参加博学鸿词科。认定治经是“人生立命处”重视“文行出处”。三十三岁时，吴敬梓在全椒故家的祖业花光了，不得不搬到南京去居住。四十岁后，始假借马二先生身份，去游杭州，用“情节连串法”描写西湖景物，抒写个人的感受。

在杭州逗留时期，认识了马纯上、迟衡山、蘧駪夫……一班名士，与他们来往，也因此跟不少官场杂佐、迂行腐士、伪装使客、假

道学、假神仙等等三教九流的市井人士来往，认清他们的面目，那时，吴敬梓已进入中年，人生经验丰富了，加以乡里人士和市井人士对自己的鄙视，激发了自己透过自己接触的正，负面人物，和听取他们的言谈、议论、深入生活后，进而加以概括、提炼，创造出生动的艺术形象，如马纯上、迟衡山、蘧駪夫、牛布衣、匡超人……一类的典型人物，使人们通过生动的形象，看到生活本质，从而反映当时封建社会的黑暗面。

“儒林外史”作者通过

马纯上、匡超人、马神仙、牛布衣……等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批判了当日封建社会的现实是成功的。他的朋友吴晋芳在一七四九年秋或冬天，送他那首怀人诗，就有“外史记儒林，刻划何工研，吾为斯人悲，竟以稗史传”，这几句我们未必全部认同。因为吴敬梓一生，在官场上并不得意，不能光宗耀祖，将全椒故里的祖业花光后，不容于乡里，族人，搬到南京去住，天天带着乃眷游湖、吃酒、看花……跟什么真假名士过潦倒穷愁的生活，但吴敬梓离世后，经

过二百多年的今天，他的“儒林外史”还拥有无数的读者，和计不清的不同版本，诚如程晋芳说的：“竟以稗史存”真使人觉得“身后是非谁管得，沿村高唱蔡中郎”人以文传这句话是耶非耶？余欲无言。

到今天，我们还记得这个“不作公卿，非无福命都缘懒；难成仙佛，为爱文章又恋花”（袁子才语）的吴敬梓，谁还记起那个微辟他的赵巡抚？

*

• 新书介绍 •

杨平诗集

1. 空山灵雨《新版》
售价：马币十二元正
2. 空山灵雨《评卷版》
售价：马币二十元正
3. 年轻感觉
售价：马币十元正

邮购处：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

韦晕的

生活及写作经历

◎李锦宗



马来西亚华文文坛当代最负盛名的作家韦晕，又署上官彖、曹苓、秦系、叶葭、韩兵、陈佺、高浪、山霞、山戈一、丁凤、王都、沙耶、韦多、杨冲和卜一等等，本名区文莊，原籍山东，目前是马来西亚的公民，一九一三年二月十五日生于香港，出身自小资产阶级的家庭，父亲是一个殖民地的典型商人。

他在香港官立汉文中学（即金文泰中学前身）读初中时，最先接触到的新文艺是大光报的文艺副刊“疏影”。当日，在这个副刊发表作品的，经常是那些颇具名气的文艺作家，例如吕伦和蔚蓝等等。同时，这家报章每星期出版一次由吕伦、张吻冰（望云）和尹细重等人主持的“晨光周刊”。他受到年长的同学的影响，在课室偷读当时风行一时的新文艺小说，好像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和“野餐”，张资平的“苔莉”，“飞絮”，“冲积期化石”和“在梅岭上”等等，可以说是一名“张资平迷”。不久以后，他迷上了创造社一辈作家的

作品，例如叶灵凤的“第七号女性”和“红的天使”和倪貽往的“玄武湖之秋”等等。这时，他写一些文章投到“疏影”和华侨日报文艺副刊，以满足他的发表慾，但是被投篮的很多。

他念高中时，编辑副刊“露丝”，寄去广东新会江门国民党党报“国民日报出版”，他前后编了几十期。这个副刊是属于他和几个搞文艺的合创的“露丝社”的，不过组稿和版头设计的工作全由他一个人负责。他在这个文艺副刊上写了不少的诗歌。

一九二九年，他前往广州美专学画。

他曾为学生会编辑刊物“艺术战线”。

他在木刻家唐英伟的介绍下，担任了上海现代书局广州分店局外工作人员，为新出版的书籍写成简短的介绍文字，当作推广文字，在报章和该书局出版的新书介绍中刊出。这些介绍文字包括了章衣萍的“小娇娘”、郁达夫的“她是一个弱女子”、易坎人翻译的“石炭王”……。这份低微的文字工

作使他有机会读到更多好的书籍，对他日后所走的文学路线不无相当的影响。他也在书店中认识了相当多的作家，其中包括郁达夫。这时，他颇受当时中国的文学家，好像郁达夫，许地山，胡春冰和陈钟凡等人的感染，作品开始在厉厂樵主编的民国日报副刊“黄花”，南京的“橄榄月刊”，广州，天津和上海等地的报章和刊物发表作品。他的“虎列拉的流行”在“文艺画报”刊出之后，认识了叶灵凤。他的小说“追龙”在天津出版的“国闻周报”（沈从文主编）刊出以后，开始跟编者通信，以后，由于投稿的关系，也跟端木蕻良和王平陵等等著名作家通信。

大约于一九三三年，他毕业于美专以后，开始渡着小兵的生涯，因为在军营里，不能够随便写作和发表作品，因此，这个时期他写得不多，但是，这一个时期却是他多采多姿的生活时期，特别是他随军到过南中国几个省分。这对他以后的写作提供了许多的材料。

一九三七年，他坐船到

新加坡，当夜就转道马来西亚半岛东海岸彭亨州关丹，开始过着教书的生涯，直到日军侵略星马。

他南来的第一篇作品是散文“南渡”，描写他从香港坐船南来的情形。这篇散文刊于星洲日报副刊“晨星”（郁达夫编）。

此后，他在星洲日报的“晨星”，南洋商报的“狮声”，总汇新报的“世纪风”，新国民日报的“新流”，文艺刊物“南洋周刊”，“文艺长城”（铁抗和吴天合编），星洲日报出版的“星光画报”文艺栏（郁达夫主编）以及铁抗主编的“星期文艺”等等副刊和刊物发表短篇小说，例如“晨村事件”，“仇恨”，“贫士行品”，“青春草”，“残夜”，“非英雄史略传”，“小鬼头孙三”，“灵魂论新铨”与“乾净土”等等。

除此之外，他写了不少的小品散文，例如“迷楼小记”，“山芭人的幽默”和“文坛谈老”等等。

这些作品发表之后，颇受当时的文艺评论界的重视，但是也有人嫌他所写的大

多是回忆中国人事物一类的东西。在这些作品中，描写伐木工人生活的“非英雄史略”，描写贫穷教员的可怜的“贫士行品”以及描写高等难民逃到海外的糜烂生活的“乾净土”获得比较高的评价。他本人比较满意的是短篇小说“小鬼头孙三”。这篇作品战前刊于“南洋周刊”（马康人编），描写一个来自贫穷如洗的家庭的小孩孙三，从来没钱买东西吃，他看见人家捐钱救亡，便向母亲拿一毛钱，捐了出来，但是人家怀疑他的钱是偷来的。这篇小说是以三十年代的本地学校作为背景，具有现实的意义。

日军侵略星马期间，他停止写作，从马来半岛到新加坡，在珍珠巴刹租一个洋杂摊位，藉以过活。他也曾经跟新加坡已故小说家苗秀合作找到一辆三轮车，天天推一些火柴到小坡淡水河附近去叫卖。在这时期，他也过着走单邦的日子，常常出入新加坡和马来亚内地。

东亚战争末期，他到吡叻州天定县红土坎天定河对岸昔加里从事耕种。日本投

降之后，他再去新加坡。这时，他重新执笔，作品在星洲日报的“晨星”（林建安主编）以及其他副刊和刊物发表。

一九四五年，他是“九一社”（后来改名为“绿社”）的会员。年杪，星华写作人协会成立，他被选为首届执委。

一九四七年，他在吡叻州美罗一所学校教书。这年，他把小说“同僚”寄去香港，在陈残云编的“文艺生活”发表。以后几年，他收集写作资料，不过没有作品发表。

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三年，他在马来西亚半岛东海岸执教。这时，他的作品不多，直到一九五四年，他才渐渐恢复他的文艺创作生活，作品散见于“文艺报”、“世纪路”、“文风”及“星洲周刊”等等报刊。

后来，他担任彭亨州一家巴士公司的经理，兼任吉隆坡文化供应社的编辑，编了“岛外文艺丛书”与“中学生文艺丛书”。“岛外文艺丛书”出版了他自己的短篇小说集“乌鸦港上黄昏”

，新加坡小说家于沫我（已故）的小说集“线索”以及光华的小说集“老街场的寡妇”。“中学生文艺丛书”出版了四辑丛刊：“童恋”，“荷塘上”，“黄校长”与“婚礼”。这在当时的文坛上，特别是在推行文艺活动方面，作出了一些的贡献。

一九六〇年，他担任吉隆坡马来亚供应有限公司教科书编辑。

一九六五年，他离开这家公司从商。

一九六七年，他出任新加坡文艺刊物“新野”编委。

一九六八年，他当上了吉隆坡泛马出版公司教科书编辑。

一九七三年，他离开这家公司，回到彭亨州关丹，与人合伙经营车辆电池生意至今。

自从他在马来西亚写作人（华文）协会于1979年4月在波德申主办的“文学工作营”上主讲“文学创作经验谈”以来，他经常接受各文艺团体的邀请，主讲各种文学课题，例如：

1982年12月27日，在作协主办的，雪森彭隆钟灵校

友会，雪兰莪槟华校友会以及马来亚通报联办的“国际文学讲座营”上主讲“华文文学未来的趋向”。

1983年4月24日，作协与南洋商报开始联合主办“第一届写作讲习班”，他负责主讲“散文的写作”。

1983年11月6日，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主办的“马华文学史料展览”专题讲座上主讲“卅年代后期马华文艺工作者表现”。

1985年5月26日，作协、南洋商报和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开始联合主办第三届写作讲习班，他主讲“散文泛谈”。

1985年8月25日，在怡保吡叻文艺研究会主办的文艺讲座上主讲“我的创作经验”。

1985年9月6日，在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主讲“我的创作过程”，讲稿于1985年9月8日和15日在中国报的“狂飙”发表。

1987年4月4日至6日，作协在吉隆坡附近美马高原主办“第二届文艺营”，他主讲“从现代散文谈起”。

1985年杪，他的长篇小

说〈海无垠〉以山霞为笔名，开始在南洋商报的“小说天地”连载，直到1986年9月12日才登完，总共连载了二百七十一天。

1987年5月28日至6月7日，他前往新加坡出席第二届国际华文文艺营，并且发表演讲。

1988年12月21日至24日，他随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代表团，出席在新加坡举行的第一届亚细安华文作家会议。他是该团团员之一。

1991年5月23日至6月6日，他随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代表团访问中国。他是该团的顾问。

1991年杪，他荣获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工商总会颁发的第二届“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奖”。

1992年初，他把“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奖”奖金一万元悉数捐给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由作协全权处理这笔捐款的用途。作协经过理事会会议讨论之后，决定从1993年起举办“韦晕文学评论奖”，每两年颁发一次，以配合“马华文学节”。

韦晕现年80岁，定居于

关丹，仍然孜孜不倦地从事艺术的工作。他写作，也绘画。他最近的文学创作主要是在南洋商报的“南洋文艺”或“作协文艺”发表。

在这之前，他的小说、散文和其他文学创作散见于新加坡南洋商报的“文风”（杏影编）、“新年代”和“小说天地”（皆由谢克编）、“文艺报”、南方晚报文艺副刊、马来西亚南洋商报的“读者文艺”（钟夏田编）、新加坡民报的“新生代”（谢克编）、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的“文艺春秋”（甄供编）……。

（一）短篇小说集

①《乌鸦港上黄昏》，1956年9月，吉隆坡文化供应社出版。

②《都门抄》，1958年4月，文化供应社出版。

③《旧地》，1959年，香港东亚书局出版。

④《春冰集》，1971年9月，新加坡新社出版。

⑤《韦晕小说选》，1986年4月，大马福联会暨雪福福建会馆出版。

⑥《寄泊站》，1986年

12月，八打灵再也马来亚印务有限公司出版。

⑦《日安，库斯科》，1991年11月，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出版。

（二）中篇小说集

①《还乡愿》，1958年7月，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1959年8月再版。

②《荆棘丛》，1961年8月，香港上海书局出版。

③《陨石原》，1981年4月，马来西亚写作人（华文）协会出版。

（三）长篇小说集

①《浅滩》，1960年2月，青年书局出版。

（四）散文集

①《东海·西海》，1962年6月，香港维华出版社出版。

②《野马随风》，1975年7月，新加坡华文中学教师协会出版。

③《文苑散叶》，1985年6月，吉隆坡铁山泥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五）丛刊、合集、选集、大系

①《一个忙掳客的罗曼司》（翻译小说）收入他主编的丛刊《童恋》，1957年5月，文化供应社出版。

②《怎样去欣赏文艺作品》收入他主编的丛刊《荷塘上》，1957年6月，文化供应社出版。

③《头手》收入他主编的丛刊《婚礼》，1957年12月，文化供应社出版。

④《忆萧红》（散文）收入丛刊《下乡》，1957年12月，新加坡大众文化社出版。

⑤《肥皂》收入丛刊《新加坡之歌》，1958年4月，新加坡沙漠出版社出版。

⑥《狗眼》收入丛刊《夏天的街》，1958年6月，新加坡南大创作出版社出版。

⑦《好事频传》收入丛刊《现阶段的马华文学运动》，1959年10月，南大创作社出版。

⑧《关于《日安，忧悒》》（译自《巴黎评论》）收入马来亚文艺丛刊《小说》，1959年12月，新加坡有限公司出版。

⑨《奥莉维亚·玛丽亚》（翻译散文）收入丛刊《

学所非用》，1960年2月，青年书局出版。

⑩《《春暖》序》收入丛刊《出走》，1960年8月，新加坡和平文化服务社出版。

⑪《地衣》（小说，以秦系为笔名发表）和《白海》（小说）收入丛刊《论马华文艺的独特性》，1960年10月，南大创作社出版。

⑫《八月》（翻译小说）收入丛刊《上流人家》，1961年1月，青年书局出版。

⑬《蛇》（散文）收入丛刊《新年的悲剧》，1961年1月，青年书局出版。

⑭《他爬过文冬岭》（散文）收入合集《五十文集》，1962年1月，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

⑮《青城侠续传》（小说）收入丛刊《十五年来的马华诗歌》，1962年4月，南大创作社出版。

⑯《在热带海洋上》收入短篇小说合集《马华短篇小说选》，1963年，香港宏智书店出版。

⑰《非英雄史略》收入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

（小说二集），1971年1月，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出版。

⑱《太平小品》、《鸦背夕阳红》、《海的驿站》、《田畴》、《三夜望潮》、《岭上》、《小记沉香》、《星的沉落》、《夹竹桃》、《诗之岛》、《春日的旅情》（都选入散文集《东海·西海》内）以及《冲出了浓雾网》收入赵戎编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散文一集），1971年12月，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出版。

⑲《阴谋》、《乌鸦港上黄昏》、《栖迟》、《冷中秋》、《薄暮》、《钱别》和《还乡愿》收入孟毅编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小说一集），1973年3月31日，教育出版社出版。

⑳《时代的气味和颜色》收入苗秀编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理论），1973年11月，教育出版社出版。

㉑《乌鸦港上黄昏》由陈祖明（DING CHOO MING）译成马来西亚文，收入《马来西亚短篇小说选集》（KOLEKSI CERPEN-CERPEN

MALAYSIA），1977年，马来西亚大学出版社与西德一家出版社联合出版。

㉒《使徒行传外记》收入方修编的《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小说一集，1979年5月，星洲世界书局出版。

㉓《浪涛》收入《作协短篇小说选》，1980年4月，马来西亚写作人（华文）协会出版。

㉔《他乡》收入马峇编的《马华当代文学选》（小说），1984年，马来西亚文化协会出版。

㉕《白区来的消息》被翻译成马来西亚语，收入马华短篇小说翻译选集《这一代》，1988年，语文出版局出版。

㉖《魔手》收入作协小说选第二辑《高林风响》，1988年11月，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出版。

*

韦 晕何以获得马华文学奖

胡笳整理

大家都知道韦晕先生曾于1991年荣获马华文学奖，但对于他的文学成就，恐怕就不是每个人都很清楚的了。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现在除将他所有的著作加以胪列之外，也将该文学奖评审团诸委员的意见摘录以示。这些委员的评议文字，虽然有的详细深入，有的只寥寥数语，但免不了还是有所重复。为了避免使读者觉得琐碎沉闷，只好略作选择。凡看法相似者，则只取其中写得较为具体明白者。而且，只取针对其作品的评价文字，而略去他的推展马华文学工作的评述。

韦 晕的作品

小说：短篇集有《乌鸦港上黄昏》、《都门抄》、《旧地》、《春冰集》、《寄泊站》、《日安

·库斯科》和《韦晕小说选》共七部；中篇有《还乡愿》、《荆棘丛》和《陨石原》三部；长篇有《浅滩》及《海无垠》两部，后者曾在南洋商报的《小说天地》连载过，但迄未出版单行本。

散文：《东海·西海》
游记：《野马随风》
文坛轶事：《文苑散叶》

评审团意见

一、陈应德：

韦晕作品的特点就是强烈的马来西亚本土意识与鲜明的地方色彩。从三十年代开始，他以上官彥的笔名发表的短篇小说如《非英雄史略》已经有了本土的色彩。五十年代初期，马来亚尚未独立，他已经在作品中强调

民族团结。从他的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新兴国家独立前后的历史轨迹，各族人民生动、活泼的社会面貌。他的作品可说是马来西亚华裔的“扎根文学”，也可以说是广义的马来西亚爱国文学。他的小说表现出一种社会正义感及深挚的人道主义精神。韦晕的作品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他采用大量马来西亚华裔的方言，文字富有本土的特色。他以画家的手法，在小说和散文作品中，生动地描绘了马来西亚热带的山河景色，尤其是描写马来半岛东海岸的海湾、渔村、甘榜（马来乡村）、椰林更富有热带的情调和诗情画意。他也注意到修辞如叠字法、缀句法等，以加强语言艺术的效果。他小说中对下层人物的描绘都很生动和细腻。马华文坛有很多青年小说作者模仿他的艺术风格。韦晕可说是马华文坛上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作家。

二、陈雪风：

韦晕的小说，内容反应的都是各个年代的生活故事，包括早期南来拓荒垦殖的先辈们的悲苦与挣扎，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图景。在马华文坛上，他是最早就关注到我们的多元种族社会结构特色的作家。他在作品中，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生存在这个国家的各民族，特别是华巫两族的族人，在相同的生活领域里，同舟共济，和谐互助互惠的生活。而他的《浅滩》，所描绘的人物与事件，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韦晕的文学创作，不但有坚实的内容，而且表现技巧与手法多姿多彩，艺术水准很高。他的作品是马华文学的一个标志，成为国外，如日本研究马华文学的主要依据。

三、甄 供：

韦晕知识广博，见闻丰富。因此，他从事小说创作，所反映的社会层面，就相当广阔与深入了。作品结构严谨，人物形象鲜明，文笔老练，且善于营造气氛和情节的安排，这是他的特色。他的创作路向，走的是现实主义道路，但表现手法方面，他有时吸取西方现代的技巧，并融会于实践之中。

四、吴岸：

韦晕先生在他的代表作品长篇小说《浅滩》中，以批判的现实主义的手法，创造了包括头家、财副、社团秘书、教员、记者、流氓、女佣、弃妇、妓女等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揭示了五十年代马来亚华人社会的真实面貌，反映了当时华人社会在政治、经济、教育与文化的状况。韦晕先生是个人道主义者，他以知识分子的良知，揭露华人社会的内部丑恶，无情地鞭鞑了活跃在商界、文化界形形色色的伪君子，同时对遭受欺压和愚弄的善良人们，寄以无限的同情。

五、杨松年：

韦晕的小说，以写社会中的小人物见长，笔带讽刺。

六、黄孟文：

韦晕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性与社会性，地方色彩浓厚，自成一格。而且他的小说的题材极为广泛，多姿多采，可以说是独步新马文坛。韦晕从战前写到战后，广泛地反映了过去五、六十年来马来西亚华人的辛酸生活，颇具历史价值。

七、方北方：

韦晕先生的作品充满美感，具有永久价值。我们于四十多年后的今日，再读他四十多年前所写的小说，觉得人物栩栩如生，情节象今日刚出现的社会现象。原因是韦晕受美专教育，善于撷取题材，又长于布局；所以通过美学观点，写出的作品便具有社会的概括形象。他的小说题材十分广泛，不只与华人的中下层社会有深切的关系，也和友族巫印人的生活有好多挂勾。因此从作品的内容可看出大马综合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与精神面貌，也会看到组成本国的三大民族文化结构。

从以上各人的评议，我们应能了解，韦晕的作品乃胜在其艺术性、思想性、时代性、社会性和本土性以及其沉挚的人道主义精神。

本刊稿费已发至454期，如有作者尚未收到，请联络本刊会计部。
《蕉风》编辑部启

韦 晕 的 另 一 支 笔

◎陈雪风

我国老作家韦 晕，自一九三八年南来，在新加坡与马来亚半岛奔走谋生，五十三年来，他不曾停止写作，创作了各种样式的文学作品，成为我国著名与多产的作家。

因此，谁都知道韦 晕先生手中有一支生花妙笔。

不过，韦 晕先生手上还握着另一支彩笔，却鲜有人知道。

其实，在书画创作方面，韦 晕先生可说是科班出身，他在广州美专学画时，授

艺的导师就有黄君璧、冯湘碧、卢子樞等当代的名画家。

我虽很早就听友人叶君提起韦 晕擅于绘画，其作品也曾在国外（美国）展览过，但韦 晕先生却从不曾主动与我谈到绘画的事。我是到了近几年才看到他的绘画作品。我看过韦 晕先生的一些山水与花鸟画，对于其构图笔触与赋色等各方面的表现，留有深刻的印象。韦 晕的传统山水画，有传统的风韵，但其作品的构图与赋色，却有它本身的特色；比如既

有幽悠的引人探胜的风姿，又有旷达深远的气势；山光水色的颜彩点染，在色泽上，赋有一股强烈的自信情韵。而其花鸟作品，也写出了静中的动与声色的意境。

我曾多次怂恿韦 晕先生举行画展，他都无动于衷。

韦 晕先生现在也时有写字作画，但声言“只把绘画充当自娱”。

不求达闻，绘画只在自娱。我觉得这是韦 晕先生的另一种爱好艺术的执着表现。



韦 晕的兰花与山水

◎驼铃

我看《使徒行传外记》

颇为意外地，我在一本取名《马华新文学大系》的巨书里，读到编选者对韦 晕先生的作品所下的这样一段评语：“其特点是题材多样化，接触到许多虽不重要，但却是一般作者少于涉及的生活领域。……譬如那个基于‘日本鬼子还把我看作一个奴才，会替他们找花姑娘，而你们却把我看作一条懒狗’的理由，从兜售圣经的基督徒一变而为昭南特别市宪兵通译，以至被咒诅为魔鬼的疤面人（《使徒行传（或为‘状’字之误——本文作者）外记》）就是一些青年作者比较陌生的人物。”既然这类题材不重要，为何又偏偏选录这一篇？韦 晕先生的作品那么多，难道都没有他认为是重要题材的在内？看来，这一篇到底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也就是说有其一定的可读性。谅不致于仅仅因为它是一般作者少于

涉及的领域，可以使这大系的内容显得多样化而选上。

其实，文学创作的题材，何者重要何者不重要并不容易加以界定。譬如关系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兴衰存亡的革命战争或反侵略战争，应该是够重要了吧，但作者所着眼的方面以及从中采撷的材料，却会因人而异，其意义与价值自然也会有所不同。更何况各人布局谋篇的艺术手法也有高下，因此，成品不见得都能成为传世的佳作。相反的，一些作者所写的虽然只是些小人物小事件，但由于善于发掘、组合与演绎，结果却是能撼动人心的篇章。众所周知，许多世界名著的题材，甚至与人类的社会问题扯不上什么关系。譬如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声》和《雪虎》等，不都是生动的例子。

尽管被指接触了许多不重要的题材，但我还是认为：韦 晕先生的每一篇小说，都具有文学的素质。他的作品，不但渗透着他的人生哲学，也展示了他那独特的艺术风格。他总是牵引着读者，悄悄地走进他所渲染的——彩墨画般难分虚实而略带苍凉之感的——境域里去。所见不论是卑微人物的忧伤还是正直之士的赴汤蹈火；或相反的，仅仅是些鼠辈的勾心斗角与搏杀，都令人为这人间的诸多憾事而低回不已。其影响的深远，实非一般泛泛之作可以比拟。譬如他的名篇《乌鸦港上黄昏》

（当然，这篇东西的题材，在该大系的编选者眼里，可能也是不重要的。）我是早在五十年代读过的，但主人翁伙金那老番客的形象、娇妻阿珠的奸情以及老人最后在黑暗中扔了手里的巴冷刀

挥泪而去等各节，至今仍然记得清清楚楚。对于这个生命里充满沧桑感的小人物，实在是尊敬多于同情。作者的功力如何，由此可见一斑。

虽然韦晕先生曾经在他的小说选出版后记里说过，他从未抱着‘载道’的目的去搞文艺创作，并声明他不过是他接触过的人或物，经过思想的分析、过滤和演绎之后，用可能表达的手法将感受记录下来，以免教生命的旅程成为空白而已。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奇妙，虽说不为载道，而道尽在其中。也许，有人会怀疑，那可能是侥幸的偶得之作。其实，绝非如此，纵观韦晕先生之所作，几乎没有一篇读后不教人对其所表达的感受有所思索，有所体会。

现在就看看《使徒行传外记》，到底是怎样的一篇作品。从其所描绘的时空背景，我们知道故事是发生在日战前后的岛国新加坡欧亚混种人和犹太人聚居的四、五和七马路一带地方。作者通过弃儿士提芬与正人君子的代表人物卡尔门之间的仇恨和互相陷害的卑劣行径，对那个教堂老执事（也是半月旧书摊的主人）沙里亚的善良灵魂所引起的惶恐与痛苦，间接地反证了只有暴力

没有公理的政权对那些没有坚定的信仰或思想的人们所带来的罪恶是何其深重。作者感情的真挚深沉、社会认识的广泛透彻，以及那细致的艺术匠心，在在都吸引着你去反复阅读和咀嚼。

作者选择了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第二十四节‘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这段话作为小说的楔子。教读者一开始便意识到，这或将是一篇探讨宗教信仰或人生意义或人性问题的严肃作品（怎样也感觉不到那将是不关重要的题材）。小说故事所跨越的时间虽然长达十多年，但作者却利用倒叙、回忆，甚至幻觉的补助，把它集中在几个环节上，并把开始和结束都安排在复活节里，使人读来觉得浑然天成。

小说是以淡入式的手法开始的，然后慢慢引人入胜。现在就请欣赏吧：

……连绵的豪雨使士丹福大沟渠都涨满了，直到复活节早上，天空仍然一片灰暗，但圣堂顶上的钟却依时摇动起来，声线悠长地向四面八方传开。沙里亚吩咐了仍在柜枱后打盹的印籍助手

后，把那本残缺的圣诗挟在胳膊下，再把衣领向脖子上一拉，便冒着细雨向圣堂走去。

一进那雅典式的圆拱门，人眼尽是黑压压的人头。那‘救主复活升天’的圣诗刚刚随着琴声结束，接下来便是那富于煽动天才的牧师，讲解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第二十四节。总之，一切奉行如仪。但沙里亚他却一直心神不宁，心里不时在自语：“士提芬，看上帝分上……你不会宽恕他们俩的罪过了么？”

精神上的极度刺激，有时使他整个晚上睡不着。勉强阖上眼，一声野狗或夜枭的嚎叫，就会令他哆嗦的身体从床上抛起来。那个额角有疤痕的凶残面影永远印在他的脑海里，他常常在梦中给他那沙哑的笑声惊吓醒了。

当他昏昏沉沉地回到自己的书摊时，一阵野狼似的桀桀怪笑却把他吓得清醒了。那家伙一半恶意一半善意地拍着他那瘦削的肩膊：“沙里亚，干嘛呢，你这么怕我，咱们是老朋友哇，我会害你么？”

“……”沙里亚他只有不停地发抖。

“有烟枝么，给我一口！”那家伙继续向他喷着唾

沫星子：“你死也不肯把那奸夫淫妇的消息告诉我，啊，沙里亚，我晓得你是好人，可是好人永远是吃亏的。”

他把烟蒂向店外一丢，狠狠地咬了一下牙，凶残的眼睛里同时射出了水绿绿的泪光：“我死也不放过他们的。”

然后，一把将老人拽到从前他们经常会面的哈尔逊咖啡馆去。

这个家伙到底是何方神圣？

原来，在日军到来之前，他还是个兜卖圣书的单纯青年，常常在黄昏时分到老人的书摊来翻动翻动。有时也买些二手的文学书如莫泊桑的小说集、福罗贝尔的《波华利夫人》等。当顾客少的时候，老人便泡上壶咖啡，买五分钱花生，留他聊天。慢慢地，老人发现了这年轻人的一肚子苦闷，有时竟愤激得捶桌子，而致把咖啡溅泻了。

一天，这年轻人用幽郁的眼睛问他：“善心的沙里亚，你会坦白的告诉我么？世上真的有上帝么？为什么那些罪人永远在上帝的脚下享乐着，而我们就一直在受苦？”老人不知该如何回答，只简单地对他说：“杜里

斯神父不是常常告诉我们嘛，天国是一道窄门。咱们得吃苦去挤进去。那些欺诈、盗窃、淫欲……只是通到地狱去的大道。你一不留心，就会沉沦下去。”但这孩子眨了眨眼睛，便沉默下来，似乎并不了解，但也没再反驳。

从杜里斯神父口中，老人知道这可怜的孩子是个弃儿，从小就给人们看不起，嫉视，和丧失了自尊心，直到一天杜里斯神父到一个甘榜去传道才把这弃儿收养过来，在上帝的名义下，在修道院教养大了。但十多二十年来，这孩子一直在冷酷的人间长大，憎恨也在他的心坎中生了根。在这世界上，他只认识了两个把他看成一个人的老人，一个是收养他的杜里斯神父，一个就是沙里亚他，因为他常常安抚了他那破碎了的弱小心灵。而杜里斯神父在一九三八年退休回到比利时老家去了，此后，在这人间，他，这孤零零的弃儿，只有把老人看成唯一的安慰者了。

至此，作者的笔锋一转，写道：在一个毛毛雨的午夜，老人在睡梦中给吵醒了。进来的竟是一脸鲜血的这年轻人，他什么也没说，只

是伏在桌子上抽噎。老人知道他的脾气，甘愿血任他流，也绝不向谁申诉一句，他已把这社会恨透了。老人替他吧额角的血渍用棉花揩干，并涂上红药水，就是也没问他一句。老人知道，就是问，他也不会说的。

后来，老人终于获悉，他曾在一个舞会上，因为被女朋友朱利亚娜的另一个男朋友辱骂为‘支那杂种’而跟对方吵了起来，结果他的额角被人用水杯敲破了。绅士们看着他受侮辱，不只没有半点儿同情，还哈哈大笑起来，敲着水杯敲着桌子。

士提芬从此变得更沉默了。老人尝想送他一本《普式庚的回忆录》，他竟不想要，只淡淡地说：“一个诗人跟这么一个漂亮的女人结婚，不是注定的悲剧么？”

在日军南进前夕，士提芬参加了民防义勇队。为了集训，他跟老人疏远了，同时也开始慢慢蜕变。后来，日军渡过柔佛海峡了，他便潜逃到后港来找暂时躲避在红毛坟附近的一间亚答厝的老人。这期间，老人虽然曾经对他说过不少圣经里的故事和神灵的感召，但他只是像懂又像不懂那样地老瞪着老人。

最终，他还是投靠了日

本人，并改名小林喜一。臂膊上围着了‘通译’两个毛笔汉字的袖章，还盖上‘昭南特别市宪兵队队长山田乙二’的朱红血印，一对长长的腿肘子套着一对马靴，怪神气的叉着腰巴，站在被侮辱者与统治者之间，操着沙哑的嗓子嚷道：“宪兵大人叫你老老实实的供出那些是同党，走漏消息给英美情报员，连情报咱们队长都截到了……”其实，这些都是他在新加坡攻防战时的义勇军同僚，彼此心眼儿是雪亮的，但又能奈何他。

就由于老人跟他有过一段交情，当熟人跟这一区的宪兵部有什么轱辘时，总求老人跟这‘新贵’讲情去。他们因此常在哈尔逊咖啡馆会面。可是最后一次，他却绷青着脸，不停用手去抚摸额头上的疤痕，凶暴地瞪了老人一眼：“沙里亚，我想你也不必替他奔走了，这世界三十年一变，他们永远是人上人么？……日本人虽然当我是个奴才，替他们找花姑娘，但总比你们正人君子永远把我看成是一条癞狗好。”

其实，何止是为他们找花姑娘那么简单，他不是常常带着‘映’慰安所的藤田所长，在犹太人和欧亚混种

人聚居的小坡一带搜索他所认识的人家的女孩子么。他老人家就透过门隙见过这样的一幕：

“士提芬你帮个忙向官长求个情，咱的安娜下个月快要结婚罗！”那个穿着长长的白围裙的老妇人一把眼泪的抓住这个穿着白反领黄衬衣，一派东洋浪人打扮的家伙的手，颤抖着：“看上帝的面上，我求求你！”

本是麻木的，没有表情的脸，到这老嬷嬷一提起了上帝的名字，他的脑袋，就像从那条额角上的疤痕喷出了烟，两只血红的眼睛一瞪，冷笑道：“谁是士提芬？”

让这小林喜一得意的事，当然不止这一样。一天深夜里，当老人正在埋头理帐时，他又突然出现。

“沙里亚，打巴哥！”那沙哑的声喉一开，一枝‘樱’香烟杂着一段日本话丢到了老人面前的桌上。

“沙里亚，我的老友！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好消息？”

“是的，我快结婚了，跟朱利亚娜。”

“朱利亚娜不早就跟卡尔门订过婚了么？”老人的眼睛瞪得合不拢。

“我要报复，才决定跟她结婚，我要给点颜色那些

正人君子看看，一个给他们踩在脚下的狗也有时会翻身。”小林喜一笑了，在那宁静的午夜，那尖锐的笑声就像撕裂一段绢布那样令人心弦辟辟啪啪的跳。

然而，那个曾经用水杯敲击过他额角的情敌卡尔门，在马来亚内地流浪过一个时期，又回到孤岛上来了，而且臂膀上也绷着‘浪机关’的臂章。

时局变得很快，一个黄昏，那个声线沙哑，额角带着耻辱的疤痕的青年，又幽灵似地闪入了老人的摊子。照旧递了一枝沙古拉给老人，并告诉他消息很不好，谣言满天飞。又说自己的敌人太多，他打算跟着一个海军陆战队先行撤离这孤岛。他说日本人虽然把他当作奴才，但还看得他是个人，那些正人君子却永远把他看成是一条癞狗。

未几，一支戴红帽子的盟军的空挺部队，在岛上出现了。接着，一切都跟着转变了。此后许久，老人都不曾再见到那个被喊作‘魔鬼’的疤面人，甚至连朱利亚娜也没碰到。

可是，又有这么一天，那个曾经把‘浪机关’袖章套在自己臂膀上的卡尔门，倒神气活现地带着几个陌生

的混种人，踏进老人的书摊来：“那个自夸是‘混种人之虎’的魔鬼士提芬，被政府扣留啦。咱们公会就要人禀要求绞死他，沙里亚，你也来签个名，提供他一些罪恶。”

后来，老人竟在一个偶然的机缘下，在四排坡的监狱里见到了这个令他时而觉得可恨时而又觉得可怜的孤儿。

“沙里亚，你是始终把我看成一个人的人，嘿！总得分别了，我没有遗憾，这几年来，也报复得够了。嘿嘿！”他隔着铁栅，摸了摸老人的手，苦笑说。

“士提芬，你放心，你没有杀过人，不会……”

老人的话还没说完，便给他那凄厉的笑声打断了：“我就后悔没有亲手杀过人，可是我的脸却被抓破，变成了‘魔鬼’，而他们像卡尔门那些正人君子，却用绅士的脸孔包裹着魔鬼的心。沙里亚……”

他的话还没说完，便被狱警抓走了。

十年来，老人一直为这位人间摈弃的疤面人向上帝祷告，也许他早登天国？也许他早入了地狱。

怎料，一个飘着细雨的黄昏，正当老人眯着眼在翻

阅一本新购进的旧杂志，耳畔又突然传来了那似曾相识的，声音沙哑的问候：“沙里亚，你好嘛？”

“……”

猛抬头，却见一副干瘪而多骨的脸，胡子拉碴地对着他笑：“嘿，短短的十年，就把我忘了么？”

“士提芬，你出来了嘛？”碰到这情景，老人一时竟把从前的种种怨恨忘得一干二净，溜出柜枱，一把抓住那家伙枯枝似的长肘子。

可是对方却把笑声收起，两眼炯炯地左右扫射，阴沉沉地把老人的手拉开：“你们以为我就这么死过去了么？嘿！”

老人兴奋的心沉了下来。这家伙在十年的悠长岁月中，居然没忘却以前的仇恨，那么老瞪着他。老人不禁战栗起来。

他俩终于又坐到那间久违了的哈尔逊咖啡馆里去。他老像有点疯狂了那样四面愣愣了，继而向国泰和Y. M. C. A. 瞟了眼，然后长长的抽了口气：可惜，可惜，我的报复还不够毒辣！”

“……过去的事，提它干吗？算了吧！”

“沙里亚，他们不把我当作人，难道连你也不把我看作人么？”忽的，这家伙

把水杯向桌上一扔，溅了一桌子啤酒：“你们这班伪君子把我玩成这个样子，我恨我没吃谁，现在倒给人家吃了。我懊悔我当时不够狠。你们都是两头蛇，一壁侍奉神，一壁侍奉玛门。”

这一个晚上，那家伙喝得沉醉，和着外面的潇潇风雨，忽而咆哮，忽而呜咽。到出得咖啡馆时，雨早停止了，发晕的赤道月亮垂死地照在沉寂的大街上；昏昏沉沉，只有国泰大厦的顶层还闪着灯光。

时间把人间的恩怨渐渐腐蚀了，当那个额角带疤痕家伙的阴影在老人的脑海中逐渐淡薄时，一个樟宜的马来狱卒却摸上了门来：“沙里亚先生呀，你老一个叫士提芬的朋友托我告诉你一声，他渴望见你一面。”

原来，那家伙找着了他说说的奸夫淫妇，把他们伤害了，因而再度被送进监狱里。

老人虽然腰巴子痠痛，还是搭了巴士到樟宜去。多少因为他是圣堂执事的便利，又隔着铁栅会到了那经过了无数风浪的青年。

一双凌厉的眼，像夜猫子的那样流动着，那双全是骨节的手紧紧地抓住了老人的双手：“沙里亚，上帝的

窄门还容许我这个冒着千百次罪恶的人进去么？”

那忏悔的家伙的手，激动得不住地颤抖。

“士提芬，只要咱们肯跪在主前忏悔，咱们是得救的。”老人也激动得滴下了热泪。

到老人出得监狱，一阵风从樟宜海面吹过来，还夹

杂着一连串晚祷的钟声。原来，正是耶稣复活的时候。老人沉重的心，一下子变得轻松，道旁的查利树，也跟着轻轻摇曳起来。

这种节写文字，免不了要放弃那些增加气氛的铺叙，甚至一些精采的细节。还有，那写作上的跳接技巧，

有时也无法保留得一如原作那样。有心者，最好能找原作来读。我相信，它不会使你失望。

对于有关题材不重要的说法，实在还有待商榷。无论如何，我还是认为这是一篇具有时代义意与永恒价值的作品。

*

蕉风双月刊订阅办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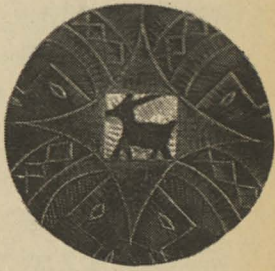
- ☐蕉风双月刊每本售价 \$1.50
- ☐蕉风长期订阅价格：(包括邮费在内)
- 本国：六期 \$9.50，十二期 \$18.00。
- 海外（平邮）：新加坡、汶莱——六期 \$14.90，十二期 \$28.80。
- 其他国家——六期 \$16.70，十二期 \$32.40。
- 海外（航空）：美国——六期 \$34.10，十二期 \$67.20。
- 菲、香港、日本、中国、台湾、印尼——六期 \$25.40，十二期 \$49.80。
- 英国、法国、瑞典——六期 \$31.10，十二期 \$61.20。
- ☐订阅者请将订费换成支票或银行汇票或邮政汇票、连同下列表格挂号寄交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No.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
风
订
阅
单

姓名 (中英文)	
地址 (英文)	
订 阅 期 数	期起至 期止。共 期。
订 费	\$
备 注	

(因为马来西亚邮票加价，故订户订价也随着调整。)



二十一世纪前夕
灿烂的马来文化

◎杨现

4 / 6 / 93至7 / 6 / 93是马来文学节在莎阿南盛大举行的日子。

这四天期间，一共有一千多名来自国内外热爱文学的读者、马来语文斗士、文学家、知识分子汇集在莎阿南拉惹鲁木湖的山光水色中，再一次见证了马来文学史上的历史性发展。

自从1972年第一届文学节举办以来，不知不觉间这一个在马来文学界中非常重要的文学活动已进入了第21个年头。

第一次的文学节是在1972年于吉兰丹哥打巴鲁举行。接下来几届的进行地点如

下，沙巴哥打京那巴鲁（1973）、砂劳越古晋（1974）、吉打亚罗士打（1976）、丁加奴瓜拉丁加奴（1978）、吡叻怡保（1980）、柔佛新山（1983）、檳榔嶼（1985）以及彭亨北根（1987）。

每一届的文学节都隆重其事地举行。举办期间，参予其盛的人除了爱好文学的一般读者与尚未崭露头角的作者之外，尚有著作等身的国内外作家、大学讲师及教授。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马来政治人物也会积极参与这一类文学活动。

这是和马华文学界相互庭径的。

马华文学工作者一向洁身自爱，认为政治人物俗不可耐；而华裔政治工作者一般上又没有文学的认识，因此“文学是文学、政治是政治”，一向来极少挂钩。

马来文学工作者则一向不避讳谈论政治以及希望通过政治与文学的结合，捍卫民族文学，奠定民族文学的国家与国际性地位。

事实上，我国许多马来文学、文化、文字的政策性的变革、拓展，都是备受尊崇的马来学者在类似的文学（文化）大会上议决而付诸政治行动的。马华文学发展至今一直不能有大突破，是

否因为缺乏政治的扶持呢？

迈入第二十一年马来（国家）文学节会有什么重要的课题呢？这是一个令人深感兴趣，也应该引起马华文学工作者关注的事件。

在文学节举办的前夕，马来文学界最重要的《文学月刊》编辑所发表的〈编者的话〉多少已道出了一些马来作家的心声。在该篇题为〈给国家领导人的备注：文学是否已成功团结人民？〉的文章中，编者对马来文学著作是否被他族人民广泛阅读提出了他的疑虑。于此，他也引用某一作者曾经提到华文小学与印度小学的存在，对融合各族的努力是一种阻力。如果从一开始，教育制度就两极化，要建立一个团结、平衡及融洽的人民或社会将不会成功。因此，为了国家的将来，一个一致的、从小学就开始消除种族两极化的教育制度，必须是真诚与认真的国家领导人应该正视讨论的课题。当然，编者‘并没有把其他人民的语文与文学之门户关闭’，相反的，‘华文、淡米尔文与英文及文学将会继续成长，被每一个人民所学习’。

文学月刊编者在文学杂志中提起，‘为了上述的教育制度，必须有一点点的勇气与准备，抵抗某方面的攻击’以实现‘一种语文、一个国家’的看法，是不太令人感到惊讶的。马来文学工作者一向敢于站在国家的立场提出他们对语文的意见，这一点是马华文学工作者应该思考的。

四天的文学节一共提呈并讨论了七篇重要论文。与此同时，尚有来自南非、美国、斯里兰卡、越南、汶来、印尼、菲律宾、荷兰及英国的二百多名代表提出有关各区域的马来文学／文化动态的报告书。这一届的文学节主题是 KELEMERLANGAN TAMADUN MELAYU MENJELANG ABAD KE-21

（廿一世纪前夕灿烂的马来文化）。会议期间七份重要的工作论文是：

1．法人精神与知识分子的新方向——朝向未来的文化。

主讲者：拿督卡玛少烈博士 (DATUK DR. KAMAL SALLEH)，马来西亚经济研究院主任。

2．关于马来人历史与文化

的省思。

主讲者：烈尼士龙巴教授 (PROF. DR. DENYS LOMBARD)，巴黎远东研究中心主任。

3．朝向新世界文化挑战的马来文媒体。

主讲者：丹斯里 A. 沙末伊士迈 A. (TAN SRI A.

SAMAD ISMAIL)，国民大学马来语文、文学及文化学院客座作家。

4．马来西亚与世界性的马来政治：写作者的透视。

主讲者：路士坦·A. 沙尼 (RUSTAM A. SANI)，专栏作家。

5．政治主宰国家文化。

主讲者：拿督阿都拉欣巴卡 (DATUK ABDUL RAHIM BAKAR)，语文出版局董事长。

6．面对世界新文化挑战的马来文学。

主讲者：A. 沙末·沙益 (A. SAMAD SAID)，国家文学家。

7．在时代边缘的马来文：历史性的省思与未来方向的探讨。

主讲者：詹士 T. 可林教授 (PROF. JAMES T. COLLINS)，夏威夷大学

印尼语文讲师。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不难发觉即使是在文学节，马来语文的作家并没有忘记在喧哗与热闹的欢乐气氛中，严肃探讨母语的未来发展方向。这许多年来，马来知识分子一直在孜孜不倦地为提升马来文的国际地位而努力。这一届的文学节能够吸引二百多名外国学者／作家积

极参与，就是一个令人鼓舞的现象。马来文是东南亚二亿多人民所熟悉使用的语文，本来就是世界上重要的语文之一。过去，因为这一带的经济落后，相应的，语文地位也变得不显著。随着亚太经济起飞，东南亚国家经济能力日益好转，经济的强势无疑的将会带动语文的影响力。在这种充满变数的世

界中，我国马来作家群的奋勇前进的战斗精神是不可忽略的。他们的不懈努力，使我国渐渐成为马来语文世界的大中原。

极具嘲讽的是，我国的马华作家则常常被摒弃于汉族大中原心态之外。这是同人不同命，也是马华作家越起不前的主要因素。

新书介绍

书名：单身女子·孤独之旅

作者：康影飞（林艾霖）

文类：游记散文

定价：M\$ 8.00

邮购处：Fan Pik Wah
754, Jalan 17/34,
464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二十多岁的单身女子，揹着一个简单的背包，一个人孤孤单单，身上只有二千元美金，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居然游历了中东与西欧好多个国家。她把这一段惊险、美丽而趣味的经历，用简练活泼的文笔写了出来，令人读来爱不释手。故本刊乐意为之介绍。



魂火

◎刘汉



我们步过那个无灯之原。
四周，没有一盏灯。那晚
没有月色，阴阴的，只凭一
点星星的闪耀来寻路。

你忽然停下来，说，你
要放弃了。这里什么也没有
，不如等到天亮。

“天会亮吗？”

我放下你的手，后退几
步，“请你不要过来。”

我就燃烧成一把火。

资历：曾经18岁



每个年龄有每个年龄的
好，有一天我却很欣喜地“
发现”：我曾经十八岁！

读的不是“好学校”，
更不是用功的“好学生”；
回想起来，曾拥有过的日子
却可能比好学校好学生的更
丰沛有趣。

我看书，看很多很多书。
读本国作家的作品，林海
音的、徐钟佩的、孟瑶的；
读更多的西洋文学名著。傲

慢与偏见、基度山恩仇记、
培根论文集、少年维特的烦
恼、奥德赛、失乐园……。
我书包里的重点读物是课外
书。还记得有一回上学时把
厚厚的“飘”与裁缝作业一
—黑摺裙——一起搁在火车
行李架上，下车时忘了拿，
急急忙忙请车站站长打电话
到下一站拦截。

我唱歌，唱很多很多歌。
唱“当我们年轻的时候”

，唱“大江东去”“田纳西
华尔兹”，唱很多西洋电影
主题曲；甚至有腔有调地唱
“茶花女饮酒歌”，义大利
原文哩。那时候，有收音机
、唱机的人家并不多，当然
更没听说过录音机伴唱机。
我们学歌靠歌本，多半是 1
2 3 4 的简谱，正确性不敢
保证，歌词也少不得错几个
字母。碰巧听到收音机播出
时才把自己土法炼钢学会的

歌小做校正。

我看电影，看好多好多电影。最初爱上琵琶罗丽、汤尼寇蒂斯这对银幕情人，后来钟情罗勃泰勒、费雯丽、黛博拉寇儿……一帮巨星。宫闱片、战争片、爱情片、侦探片，无所不看。看“罗马假期”，可以和同学一再讨论、温习其中一些特别打动我们的情节；看“劫后英雄传”，银幕上“救兵”来时心情亢奋、矜持着没有鼓掌（又不是小孩！），又为伊丽莎白泰勒最后不能与罗勃泰勒“终成眷属”而唏嘘。……我搜集电影“本事”（说明书），剪贴报上的电影广告，在杂志簿上写观后感；还在各地书局寻觅、购买明星照片，照片后面为他们写生平，包括前任、现

任配偶等等。

我写很多诗，画很多画。所谓画，是课本空白处很多美女人头；所谓诗，是上课时望着窗外稻田胡思乱想出来的短句——当时的“田园诗”“吟游诗人的诗”。有一次日蚀，形容太阳像一瓣橘子，像隔壁老太婆的木梳子之类。

我写信，写很多很多信。放假日与住不同镇的同学通信——那时谁也没有电话。也与外国笔友笔谈。我第一个笔友是一个瑞典男孩，后来有德国男孩、印度少女、英国退伍军人、义大利医生、美国银行副理……等等。藉着这些越洋信件的来往，五十年代小镇女孩的世界之窗得以打开。

.....

现在回想，有些遗憾当年不务正业，没有利用脑力资源最丰富的阶段好好用功，落得如今很多学问用力地、颠三倒四地来回读，仍油盐不进而自己气急暴躁。

可也告诉自己，幸好也从那些无补学业立即而明显效益的游戏中得到很多乐趣与智慧。也因此有一段可以好好回味的青春岁月，有数位迄今仍相知相投的老同学。

喜欢写作，越写越自得其乐，至少有部分缘于那时候玩出来的潜力吧？十八岁，满不错的，以后写资历，可以慎重地多列一次：曾经18岁。

*

◎刘静娟

新书介绍

书名：推车的异乡人

作者：林婷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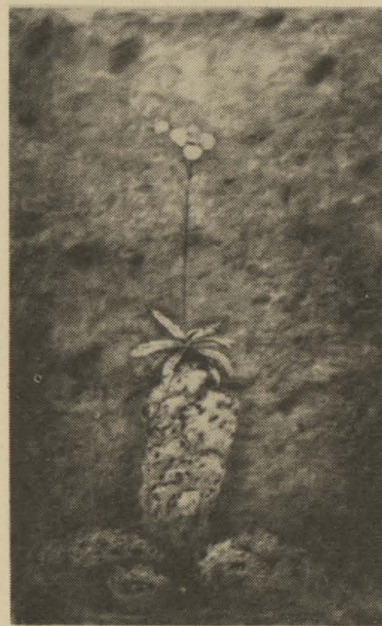
出版：巨龙文化公司

售价：马币十四元正

邮购处：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石缝间的蒲公英

◎佩韦



发现到几棵蒲公英躲在石缝间探头探脑。那小小缝隙是两块石头挨在一起遗下的一点空间而已，沾不着泥土，不晓得凭什么力量把蒲公英给留住？也不知道蒲公英如何不靠泥土而活？一定是方向不定的风，带著蒲公英的种子到处流浪，累了、倦了、就迫不及待地把自己随意撒落，它只好在那不属于自己的环境里逆流求生。顽强的生命肯定是把最后的一线希望寄托在石缝里，它面对著斑驳的石头，再也找不到泥土的时候，或许曾经消沉过，颓丧过。然而它的坚强勇敢，不想把自己固定在已经绝望的定点上。它重估自己的生命，重新为自己定位，毅然接受严峻的考验。如何从阳光里分享到温暖，如何从雨水中获得滋润，如何创造大自然的奇迹，在没有土壤的石缝间扎根。

那天举家游览彼咯瀑布，孩子们都嬉水去了。我倚在一块石头上凝视这片天然景緻，瀑布隐蔽在参天古树下，一道道由浅至深的水瀑飞泻而下，绵绵无尽，间中好多石头组合了瀑布的节奏，汇成了优美的旋律。听听树叶的细细碎语、听听瀑布雄壮的歌唱，不禁心旷神怡起来。

当我陶醉在石头流水两情缱绻中，突然眼前一亮，

望著瘦瘦长长的蒲公英，躯干支撑着三三两两的细细薄叶，那营养不良的叶脉告诉我们挣扎求存的艰辛。暴露在外的根须，失去了土壤的哺育，又因为石头的贫

瘠而显得格外苍老，却能坚韧而牢固地拴在石缝间默默生存，使斑驳的石头在小小绿意下静坐成一座深邃的喜悦！

这大自然的奇景，我把它摄入镜头中，也深藏在脑海里。同时也使我想起了温室里的花草草，施肥浇水都有人照顾得无微不至，虽然娇媚柔嫩、紫姹嫣红，是居家、庭院的装饰与点缀，却娇生惯养经不起风风雨雨。

我家围篱也寄生了许多蒲公英，在肥沃的土壤中舒服地繁殖，茁壮的枝茎开满小小黄色绒球。期待何时风起，就缠著风的尾巴到处招摇了。

下次重游时，我要携带些蒲公英的种子，撒在石缝间，看看它能不能在不属于自己的空间生存，敢不敢与它的同类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炼、升华。

细细缝隙、丝丝温暖、孕育小小生机，却给予人大大的启示，活着是美丽的，倘若能像石缝间的蒲公英，活得坚强勇敢就不是件憾事了。

*

看过香蕉树吗？我曾见过一棵，而且印象深刻！

这棵香蕉树，是一位慈祥的老伯伯种的，那时候，我还在服兵役，每天回营或返家，都会打从老伯伯处经过。

老伯伯那儿是一间杂乱的废铁厂，他看起来像是那里的杂工，就在厂房外头的空地上，靠近入口闸门的地方，有一棵老伯伯种的香蕉树，生长在那里。

香蕉树的叶子又大又绿，好像巨扇一样，风一吹来，大叶子在空中掬来掬去，只要站在树荫下，纵使夏日炎炎。也不会让人觉得有什么炙热之苦。

香蕉长得很快，一转眼，树梢便弯下了一粒粒紫红色的苞，那种颜色跟人的心脏非常相似。每次紫红的苞鞘脱去了一层，香蕉便多长了一排，到了后来，一些还残附在半掀苞鞘下的小香蕉，就只能畏畏缩缩的躲在母体的怀抱中，很难以长大！

有一次，我看见老伯伯拿着刀子，狠狠的割掉一些已长成形的小香蕉，心里跟着无端的激起一阵莫名的酸楚，因为，那些微微弯曲的小香蕉，被抛落在地上默默的滚动着，看起来好像一根根孩童的手指，使我联想到每砍掉一颗香蕉苞，就像砍在我的心般的残忍！

由于忍不住想去阻止老

伯伯的行动，我赶紧和他打招呼，同时假装好奇的问，为什么不等香蕉长大成熟了，才一起把它们摘下来吃呢？

原来，老伯伯之所以砍下小香蕉，是有其逼不得已的原因的。

他说：要种香蕉并不难，种时，只要把香蕉苗的茎削去一半，除去叶子以减少养分的消耗，再挖个洞，把根埋在里面就行了。

等到小香蕉自苞中托出来，一排排的到了十排左右，香蕉苞的心力便耗尽了，那些还无助的贴伏在心房上的小香蕉，是无论如何也长不大的。这时，你若不拿起刀子，狠狠的砍下这颗心，它不但不能成长，还会耗夺其他香蕉的养分。

不久，我跟老伯伯渐渐熟络了以后，才发现，其实，老伯伯的命运，也很像一

◎ 酈玉翎

紫心香蕉

棵香蕉树！

老伯伯曾经跟我说，那家废铁厂，原本是他所创办的，只不过交给儿子去管理，才开始少管厂里的业务。可是，自从这个儿子接管了工厂后，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就连计划把工厂卖掉，也没和他商量。

老伯伯是舍不得工厂的。他常常回来厂里住宿，做些打杂的工作，只希望工厂不会这么快成交，他可以多呆在这里一天是一天！

终于，我看见老伯伯为了预防树干被日益加重的香蕉拖累而折断，用有枝叉的竹杆将香蕉架挺起来。只是，等到香蕉的翠绿渐淡，透些微黄，是应该采收的时候，那家废铁厂却突然换上新招牌，老伯伯已经不在那里了……

我记得他说过，割下香蕉的同时，香蕉树的生命，也到了尽头！

因为，香蕉不比其他的果树，果熟辞枝，树的本身没有太大的影响。香蕉树的生命，是纯为培育这串香蕉而生存的，它再也不能结其他的香蕉了，如果不砍掉，也会自行枯萎，而在未完全枯死之前，还会吸收养分，阻碍其余成长的新苗。

香蕉为子捨生，不也和老伯伯的遭遇相似吗？也许，更多天下父母的命运，也是如此！

很高兴好莱坞终于有人拍出了部“Death Becomes Her”（中译：装神弄鬼），假如把片名改作“比华利山的活死人”或许更贴切，这部描绘名流演艺圈内两女一男恩怨情仇的黑色喜剧，将执迷于皮貌色相的好莱坞梦幻工厂讽刺到了家。

在希腊神话里，有位黎明女神（Aurora）与凡间一男子相爱厮守，她向万神之王宙斯（Zew）恳求赐给其夫“永生”（imortality），但她忘了索求“青春”，于是尘世的男子遂渐老去，不堪肉体衰残枯竭的折磨，却又不能求死，终于其空洞的躯壳日愈萎缩，最后变成了只蚱蜢——“Death Becomes Her”里的双姝倒没忘记痛饮灵药是为了求取“青春”表征的永恒美貌，也得以“永远地活下去”，邪恶的玩笑是“请好好照顾身体”，躯壳可以不死，但却非常脆弱不经磨损！

由这观点延续，影片也

可视为是个“如何保存死人标本”的笑话，梅丽史翠普（Meryl Streep）与高蒂韩（Goldie Hawn）死缠着手艺精湛、沦落为替尸体妆点门面的整形外科大夫布鲁斯威利（Bruce Willis）一再替她们补缀臭皮囊，啊，多夸张，用喷漆可以使肤质有栩栩如生的效果，也给英谚“美貌仅止于皮肤的深度”（Beauty is but skin-deep）作了最佳的诠释，经遇喷漆处理的表皮是极易耗损剥落的，这项美貌“维护工程”竟是永生永世没了奴役（随手拈来本地一张报纸的“妇女版”，有篇文章介绍据称能防止肌肤免受空气污染之名牌化妆品，其标题赫然就是：“环保工程建在粉脸上”，够伟大了吧）——两具名副其实的“行尸走肉”（洋僵尸）拼老命装修日愈毁坏的零件，东破西补又永远不敌长期使用的耗损，观众的反应大概也只能“骇笑”吧？

然而还原至现实的世界

里，女性对这夸张的情景尤为“感同身受”，不管先天长得妍媸美丑，维护“容貌”是一生竭尽心力的志业，不管自觉或不自觉，女性修饰外表已变成了种“需要”以化解世俗的压力（君不闻有项众人认可的社交须知曰：“（女性）化妆也是一种礼貌”？当然听起来也极像是蹩脚的广告台词）——因男性主宰的社会对年老色衰（即是失去性吸引力）的妇人是相当不留情的，就如影片所示（暴露女性很不可爱的

《装神弄鬼》三位主角

梅丽史翠普，布鲁斯威利，高蒂韩。



◎ 李彩琴

绮年玉貌·活死人·好莱坞

一面)，女性的美貌是张“通行证”、从争名夺利乃至对付情敌的“暗器”，简言之，美女“恃靓行凶”是得到世俗凡众的纵容，可以理解女性远比男性更迫切要挽留住“青春”，尤其是要靠容貌外表挣饭吃之裙钗，“优雅地老去”毋宁是项知易行难的准则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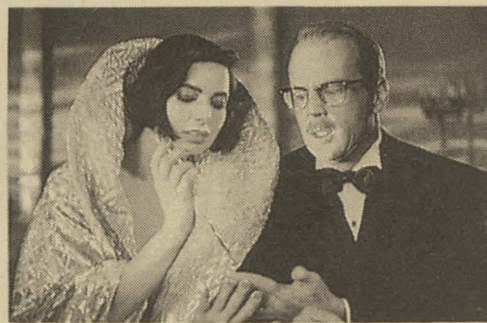
无巧不成书，美国出版的三月号“魅力”杂志(Glamour)在报导影艺圈动态的专栏宣称：“四十岁以上的女演员渐在电影中消失”——据估计，1992年好莱坞的主要制片公司只分配16个领衔角色给四十岁以上的女演员，相对的，年过四十岁的男演员则有45个担纲的机会，且大多在浮夸的传记影片中扮演英雄；值得质疑的现象是，为什么男演员非得搭配年轻许多的女主角，而不能与同年龄层的女演员演对手戏呢？

四十岁以上的女演员正处于巅峰状态，却发现她们没戏可演，片厂派给她们挑大樑的角色越来越少——美国电影制片公司有好些似是而非的“理论”解释这境况

，真正的理由却是，经营影片制作的是男性，是他们决定要看些什么。他们认为同侪的中年女演员已“不够看”。

然而，撰文者指出，欧洲与澳洲电影界的传统却习惯于拍摄审视成熟女性生活的影片，业者也不避讳女演员(流露岁月迹痕)的特重镜头与体态不完美的裸露。

所以美国诸多成熟有才干的女演员颇感气馁，例如：费丹娜惠(Faye Dunaway)正汲汲于向影界的衮衮诸公证明——“女性年届五十依然可以很感性，引人入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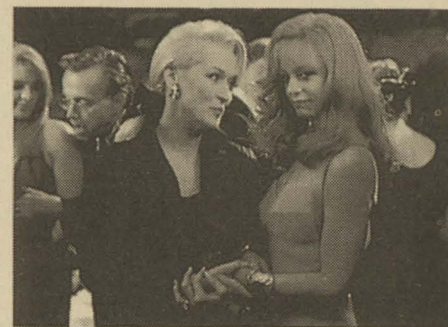
布鲁斯威利与赐人青春之药的女巫

艳光四射，并且正值精力最旺盛的状态。”

由此可见美国电影界保守的一面(反观港台影坛更不消提了，年近四十尚能叱咤风云的女演员数来数去也只得林青霞一个“稀有品种”)，其制片本质还是著重于销售性感偶像，讴歌青春，当亿万影迷膜拜的闪烁巨星成为争诵一时的“传奇”(legend)后，明星“超越真人”(Larger-than-life)的形象又岂容垂老于尘世？比华利山上聚居的“精英群”(selected group)是要为明星制度与屹立不坠的形象付出代价的，我们在“装神弄鬼”片中看到熟悉的猫王、玛丽莲梦露、沃荷(Andy Warhol)、占士甸(James Dean)等佯装死亡于秘密会社里惊鸿一现，原来所谓“不朽”也就是与“死亡”接触的那一刻算起，时间在他们身上永远凝固了！

这大概也是“Death becomes her”片名的由来，“become”含有“适合”、“恰得其份”之意，只要一饮下青春灵药，也即是选择了“虽生犹死”的状态；显然

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成为“活死人”，惧内的外科大夫在关键的一刻尚能保持理智，掷来一个哲学范畴的问题：在无边无涯无止境的时间涡流里，要如何解决永恒得以生存的“烦倦”(boredom)？细思之此窘境令人寒彻入骨。



希望青春永驻的梅丽史翠普和高蒂韩

难怪双姝悟知，从此非得与身边那位最憎厌的敌人相依为命，直至永生，两人脸上发笑的表情，实在比哭还要难看——“Death becomes her”基本上还是以男性观点

摄制的，对女性之间“情同姐妹”的交往，彼此依赖也彼此仇视排斥、既互相暗自仰慕却又恨不得将对方置之死地的“亦友亦敌”矛盾本质，大大揶揄了一番，那与男性之间“义薄云天”的纯友谊多不相同啊！

女性不止在精神上软弱经不起“诱惑”(可回溯至圣经里的夏娃为蛇所蛊惑而偷吃禁果)，在肉体上更是软弱不堪，动不动就摔成碎片，更可以随意拗折、任由并凑，影片在梅丽史翠普与高蒂韩的躯壳上玩的花样，是令观众叹为观止的(借位女友的惊叹：“多像洋娃娃啊，可以扭来转去的！”当然，其优点是“韧性”十足)，又能想像男性的健壮身肌(诸如：阿诺舒亚辛格)经此折腾翻弄吗？女权运动者大力提倡“练肌运动”(pumping iron)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西方的新教文化里，凡人生就腐朽肉身，长眠后理应回归尘土，因受“他力”操纵的不死躯壳可谓之“魔孽”，例如：僵尸(vampire)、活尸(zombie)、活死人

(living dead)等都是，而修炼“青春不老术”呢，亦是违反“自然法则”的恶行，美国作家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有篇短篇小说“海德格医生的实验”(Dr. Heidegger's Experiment)即描述四位乾枯老朽的朋友饮下“青春之泉”后轻佻的丑态，回复青春终究只是一种“幻觉”，修持德行才是永生的功业。

所以布鲁斯威利饰演的整容外科大夫终放弃其“唐吉珂德式”的职志，洗心革面追求不朽的精神生命——影片的道德教训无疑是极浓厚的，对参不透“肉身转眼成灰烬”哲理的普罗众生，尚有好莱坞影城能满足您对青春的依恋、美貌的执妄，梦幻工厂继续(自嘲嘲人)制造不灭的“神话”！

*

• 新书介绍 •

书名：流转（短篇小说集）

作者：黄美之

出版：黄河文化出版社

售价：马币十五元正

邮购处：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作者黄美之是美国加州的华人女作家，她的小说文笔细腻而有力，她的感情细而深，阅读之中使你不得不伴随着情节的进展而哭泣而微笑而感叹！她的作品散见于台港星马及美国华文报纸杂志。著有《八千里路云和月》游记。

书名：黄河东流去

作者：尤素夫·刘宝军

出版：学人出版社

售价：马币九元正

邮购处：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这部书分为诗歌、散文与专题文章、大特写三部分，由于作者去乡离国，域外飘泊，所以书中内容充分流露出他对故乡和童年生活的回忆。

陈瑞献诗集

全书216页，内选陈瑞献先生1964至1991年诗作117首。每本定价马币15元，包括邮费在内。订购者请将书款购成银行或邮政汇票，寄交：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No.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黄维樑

文学的危机说，由来已久；文学将死、已死的危言，传了一次又一次。西方的、较远的不谈，只说台、港较近的关怀。七九年，香港的小说家刘以鬯以《小说会不会死亡？》为题，做了一次演讲。九二年八月，台北《联合报副刊》以《文学又死了吗？》为题，开了一次座谈会；九月，台北《联合文学》则以《文学的未来》为题，同样举行了座谈会。十一月，香港的岭南学院，也以《文学的将来与华文文学的前途》为题，举行了研讨会。在这十余年中，还有别的类似讨论；限于时间，我不再去翻查资料了。

尽管每次讨论的结论总是：文学不会死亡，文学仍有未来，甚至文学仍有乐观的未来——尽管如此，既然文学界人士频频关怀文学的前途，担心文学是否将灭，可见文学的现状和将来，是有问题的。

文学为什么有危机？大家都知道文学书刊的销路差

了，读者少了，因为文学受到了电子媒体的威胁。十九世纪的人看小说，二十世纪的人看电影，看电视连续剧。电视广受欢迎，从北美到南非，从东京到西安，都如此。九三年一月廿五日路透社的电讯说，英国是一个电视迷国家，有人深爱电视节目，甚至给他一百万英镑，请他离开电视机，他也不肯。这样的英国人，占了被访问调查者数目的一成半。不爱金钱爱电视！难怪年前英国储君查理斯王子，曾对英国人大发雷霆，责其不读国宝莎士比亚的作品了。

电视机普遍，是社会物质丰裕的一个象征。物质生活好的社会，经济能力强的人，消闲娱乐的方式自然也多样化。电影电视之外，还有激光唱片、卡拉OK；还有音乐会、芭蕾舞、登山、游水等等仁者智者的活动；还有豪华喷射飞机接载他们去大溪地、夏威夷渡假，去享受五星级酒店的美酒佳肴。白纸黑字的文学书刊，无

论内容如何丰富，印刷如何讲究，在现代（或所谓后现代）的多元文化的彩色缤纷竞技场中，吸引力自然大为减少了。阅读文学作品这种活动，不但受到影视媒体的威胁，还受到其他文化活动的威胁。

虽然文学仍然存在于文学史、文化史，存在于图书馆、大学讲堂，存在于书店，存在于还存在的文学期刊；不过，社会愈富裕，读文学的人就愈少，已成为现代的一条定律了。十九世纪的英国人，晚饭后一家在火炉边围坐，读狄更斯的小说，诵丁尼生的诗歌；二十世纪的伦敦人、台北人、香港人、北京人，晚饭后观赏的是电视的连续剧或者单元处境剧（Situation Comedy），是综艺节目，是极视听之娱的《欢乐今宵》。诚然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文学作品用文字反映人生社会，影视媒体用声音与影像反映人生社会。因此，影视媒体其实具有文学的功

文学的危机和生机

能。我们常常听人批评，说影视媒体所反映的人生社会，是肤浅的层面而已；又说它们提供的只是庸俗甚至低级的趣味。这些批评对，也不对。荧光幕上确有肤浅粗俗的节目。然而，很多影视戏剧都是由文学名著改编而成的，难道一经改编，搬上银幕荧幕，就注定要庸俗化、低级化，就“橘踰淮而北为枳”？别的不说，年前上海摄制的电视连续剧《围城》，改编自钱钟书的著名小说，就仍然是橘，值得称颂。

我们不称之为文学的电子媒体新闻，以及晚报周刊等文字媒体的新闻，自然也反映人生社会，而且比文学作品直接迅速。年前的波斯湾之战，电子和文字传媒的新闻，就是小说和戏剧，是比小说和戏剧可能更紧张刺激的长篇小说和连续剧。十多年前的美国总统尼克逊，因水门案而仓惶辞官，这个人物很有“悲剧英雄”的意味。看了新闻报导和特写之后，我们，至少我们中一些人，觉得可以不用看什么希腊和莎氏悲剧了。

近月的英国皇室故事，查尔斯王子与戴安娜王妃，以及第三者之间的婚恋恩怨，集奇情、香艳、高贵气质

和低级趣味之大成，什么言情小说、宫帙戏剧的情节，都要退让三分。发行至三月一日为止的《时代》周刊，特写克林顿之就职、布殊之离任，巴尔德女士司法部长提名之撤回，有浓浓的喜悦，有淡淡的哀愁，有人民力量的胜利。人生、社会、人性、政治，尽在其中。既不平凡，又平凡，很多文学作品的内容，正是这些。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乃模拟生活的情事。十九世纪以来的写实主义文学，特别强调作品的写实性。我们读新闻报导，最能看到这真实的人生社会。一位当代诗人，在近作中写晚年夫妻，希望同时去世，就像两支蜡烛一起熄灭，“两股轻烟绸缪成一股，同时化入夜色的空无”。一月三日美联社有一则电讯，说美国一对十分恩爱的老夫妇，在大除夕于数秒间相继去死，实现了“同年同月同日死”的愿望。诗歌中的主观期望，在现实中成真。新闻报导仿佛成了诗歌的续篇。

台港流行活色生香的影视周刊，大陆近年也流行了。这类刊物报导俊男靓女的婚恋和社交，介绍种种锦衣美食。男女老少的读者，每

星期必读这类所谓“八卦”周刊。这使我想起从前的人读《红楼梦》。大观园内，不正是俊男靓女、爱情社交、锦衣美食么？我绝无把《红楼梦》的价值和“八卦”周刊的价值等同之意；我要说的是：“八卦”周刊的某些内容，乃与《红楼梦》的某些内容同类。我不相信二百年前《红楼梦》的读者，如生于今日，会不喜欢看有叶玉卿和林志颖作封面的“八卦”周刊。

一般人看文学作品，都重其情、其思，或者重故事情节。而这些，我上面说的“非文学”媒体，都能够提供。文学反映人生社会，它也是文字的艺术。而文字艺术，在高水准的“非文学”文字媒体，如《时代》周刊，是甚为讲究的。《时代》的一些重头文章，如莫罗（Lance Morrow）所写十年风云人物戈巴卓夫那篇，绝对是上乘的学者式散文。最近塞迪（Hugh Sidey）在该刊所写的《布殊飞向日落的那边》，叙事抒情，也是上佳的文章。

我们在另一些“非文学”写作中，也时时发现高明的文字艺术。七年前我在伦敦旅行，读到地铁中一则广

告，机智的文字，使我至今难忘。那是劝人捐血的广告，其词曰：A tubeful of Londoners need blood; if you don't give, they will end up underground. 意思是，请捐血救伦敦人。广告词了不起的地方是语带双关：伦敦的地铁，又叫做 tube，又叫做 underground。

“非文学”的新闻报导，当然不能驰骋想像、虚构情节；当然在技巧上不会讲究什么叙述观点、意识流、象征等等小说艺术了。“非文学”的文字，不能等同于文学作品，最大的原因在此。不过，人间发生的事情，其曲折不凡处，有时犹超过文学家的想像。至于刚才提到的艺术性，则基本上确是文学作品异于“非文学”文字的地方。读“非文学”的文字，确实少有文学作品在形式技巧上的美感经验。然而，我一定要指出，接触文学以外的其他艺术，一样有其美感经验。人的美感经验，不一定要靠文学作品来满足，虽然文学作品提供的美感经验十分宝贵。我还要指出，二十世纪若干前卫（或者说“解构”心态明显）的文学作品，在形式技巧上的标奇立异，对一些人包括我

来说，在美感经验上只有反效果，对一般读者只会产生离心力，教人对作品敬而远之。

至于阅读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读者的感受如何？我们都知道文学作品有其感染力，“非文学”作品也有吗？当然有。一个影视画面，其感染力可能胜于文学作品的千言万语。“非文学”的文字媒体又如何？说说我自己的经验。当我读到报纸上九一年秋天留学生卢刚在美国杀人的消息，我甚为震动，感慨百端，其力量超过了郁达夫《沉沦》和白先勇《芝加哥之死》所给我的。

文学作品，尤其是篇幅较长的，予读者持续的、整体的感性知性经验。“非文学”的文字媒体作品，有此功能吗？我想大概是没有，或者有，但是少一些。如果没有，那岂非显出文学的独特？诚然，诚然。可是，文学有此特性，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持续的、整体的感性知性”应该为了感染、薰陶读者，使人向美向善。当然，我们认为文学和其他艺术，以至宗教、伦理教育等，对社会人心有正面的作用。不过，多读一两部好的文

学作品，人就美善了吗？大学里文学系的教授，文学系的学生，其人格道德，是至美至善的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末，萨福克里斯、杜甫、莎士比亚的作品，就应该是最好的道德伦理教材了；以之治天下，太平矣！

我是靠文学谋生的人，上面的言论，岂不是“灭文学的威风”？我要砸碎自己的饭碗？我绝无此意。我在这里只描述和分析实际的现象。照上面所说看来，文学的读者日少，国土日隘，使文学之士叹息。然而，换一个角度看，则文学的读者并不日少，应该说日多，文学的国土并不日隘，应该说日广，因为几乎所有“非文学性”的作品，如上述种种，都有其文学的成份。

文学是文字的艺术，而上述种种，或书面，或口头都离不开文字，文字是上述种种“非文学”作品的基本。道家认为道无所不在。我们可以说，不论科技如何发达，文化如何多元化，文字仍然是人类基本的沟通工具。我们必须仍然运用文字。文字所在之处，甚至不在之处，都有文学。文学存在于传统界定的文学作品中，还存在于影视和其他媒体之中。

保守的文学之士，为文学读者日少而愁郁，开通的文学之士，为文学国土日广而欣喜。文学之士固然应该努力于“狭义”文学的推广，更应该把文学的资本作多元化投资，应该在不同领域发挥文学的功能，发扬文字的艺术。文学的危机实在是生机。文学当然不会死亡。如果保守之士一定要说文学已死或将死，那末，其死亡必然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文学不是无所不在的上帝，但文学存在于上天创造的世界之中，从过去、现在直到永远。



书名：白水黑山（中、短篇小说集）

作者：小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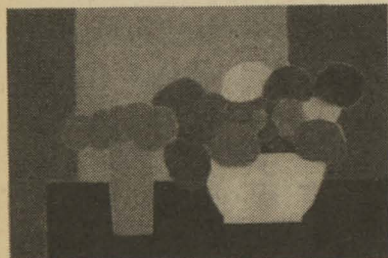
厚度：206 页

售价：RM8.00（马币八元）

邮购处：TAN KEE KEAT
128, Taman Bunga Raya,
32000 Sitiawan,
Perak, Malaysia.
Tel: 05-917107.

《白水黑山》以恢宏的气势，博大的视野，反映了从三、四十年代抗日斗争直至进入八、九十年代这样一段悠长历史时期的风云际会、悲欢离合、沉浮曲折，塑造了一大群各具性格而无不深深烙印着时代痕迹的人物形象，读来给人以一种历史的沧桑感和沉重感……

（钦鸿）



◎张锦忠

一九四九年杪，李炯才以《星洲日报》记者身份，到英国进修新闻学。当时在伦敦的马来亚和新加坡人卧虎藏龙，包括后来成为州苏丹的马来王子，风云人物如阿都拉萨（Abdul Razak）、李光耀、杜进才、吴庆瑞等，更有不少共产党人在活动，林鸿美就在海德公园演讲马来亚游击战。阿都拉萨是英国马来协会会长，另组织了“马来亚人论坛”，让在伦敦的各族马来亚知识分子在一起讨论马来亚建国与前途的问题。伦敦的华人留学生来自中国、香港、东南亚各地，以中国学生会为活动场所，会员关注的是中国政治。是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人退守台湾，在

那里延续中华民国政府。英国旋即承认中共。国共双方的同学会支持者经常激辩不已。李炯才说：“我虽然是中国人，受华文教育，但喜欢参加马来亚人论坛的活动，多到过中国会所。……参加论坛后，内心醒觉到我始终属于马来亚，而不是中国人”（1989：106）。他又写道，国共之争“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因为“母国虽然重要，但与我切身关系的，还是出生故乡。”一年后，李炯才返回新加坡，“思想上已完全倾向马来亚，开始关心当地政治”（1989：107）①。

李炯才四十三年前在七十哩外的伦敦的心路历程，似乎代表了欧洲殖民主义后

期，“海外中国人”政治认同的转变与归属。“盗寇”或“不遵王法者”后人、“新客”本身及其第二代，“华侨”、“侨胞”，不管这些移民南海诸邦的中国人及其后裔的称谓如何，他们或迫于情势，或心有所属，大多在东南亚殖民地独立后选择了在“侨居地”安身立命，归化为当地公民或永久居民。他们的身份也改为“华人”，希望跟当地民族或其他移民“在一样的天空下理直气壮的做人”（小黑1990：153），而不是寄人篱下的异乡客。可是，历史发展显示，除了新加坡的华人外，飘零南海的中国人有没有给自己及后代找到最后的归属，恐怕仍难以下结论。王

马华文学与文化属性

——以独立前若干文学活动为例

赓武也说：“华裔是新的形态，但其前途如何，尚无法确定”（1988：287）。这些海外华人追寻自己的国家或“第二祖国”，他们实在没有理由遭受歧视或排斥。但是，由于若干地区种族主义抬头，政府实行土著特权的偏差文化、经济与教育政策，或若干极权政府的迫害，再移民乃成为七、八十年代南洋华人的另一种选择，尽管选择的只是另一种强势文化统治下的新身份。

上文引述了李炯才的自传文，似乎是在让历史替自己说话，说出南洋华人在战后殖民地独立思想与族主主义高涨这历史情境中的文化与政治矛盾，而李氏“正确地”选择了他的政治归属，诚如他的书名所指出，他追寻到了自己的国家（一个独立的新加坡共和国）。不过，我们也可以追问，是谁的历史在说话？我的引述（“引述”总已是充满断裂的书写，没有引述的章义永远被引述者有意无意地使之“不见”）其实无意如此，因为

不管是谁的历史在说话，“身份的建成与统一、跟差异的认同与解放，孰是孰非，结论是难以定断的”（陈清侨1991：21）。李炯才书中比他的心路历程更耐人寻味的，毋宁是他对陈嘉庚的评述。书中指出，陈氏为当时侨领，但是由于认同错误，不但未领导华人争取政治权利和地位，反而心向中国。一九四九年，中共还没完全掌权，他便已返回大陆了。换句话说，代表当时新马地区海外中国人心态的，可能并不是李炯才与他的同志，而是陈嘉庚等“认同错误”的“华侨”。他们大多心向中国（国民党或共产党），不然就是支持亲中国的马来亚共产党。但是在一九四九年，尽管英国很快就承认了毛泽东的共产政府，殖民地政府却不能容忍辖下华族人民认同中国。同样的，一九四八年的紧急法令宣布以后，支持马来亚共产党的活动已成为非法。这两种认同的不可能，使新马的海外华人濒临失去“恋慕对象”与文

化属性的危机。

其实，照映当时海外中国人的矛盾情境的，也不是陈嘉庚的错误认同。甚至指陈嘉庚认同错误，固然有历史吊诡之憾，恐怕也不无放后见之明的马后炮之嫌。陈氏对马来亚与新加坡的经济、文化、教育贡献良多，然而，尽管“他的政治威望与影响是超过任何一位华族领袖的”，甚至曾“领导了东南亚华族，为中国国库输捐了四百亿元国币的庞大数目。在物质与财政上支援中国抗战的持久性与战士之士气”（杨进发1977：174），他的政治哲学与民族主义缺乏马来亚本位色彩，他所从事的是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只不过地点是在新马罢了。同样的，新马也有不少华族青年在战时或战后回归中国，参与抗战与建设新中国；他们的华侨身份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使他们吃尽苦头，甚至送掉宝贵的生命。但是，我们也不能怪他们当年没有认同马来亚。相反的，正因为有了明确的认同与恋慕

对象，他们才义无反顾地追随自己的祖国。他们显然没有文化或政治属性危机。如果说陈嘉庚等人心属中国乃认同错误，同样亲中国的马来亚共产党人，当时胸怀印度的印度侨民、希望新马并入印尼的马来左派人士或民族主义者，恐怕也同样认同错误。这样一来，也许只有巫统（UMNO）领导下的马来人或陈祯禄等“侨生”海峡华人才算对马来亚心有所属。但是在非单一种族国家的马来亚——以及后来的马来西亚与新加坡——，马来亚主体性其实一开始就是支离分散，就充满了异质性。华裔或印裔（很可能还包括巫裔），一如非裔美国人，一开始就已怀有杜布埃思（W.E.B. DuBois）所说的“双重意识”。换句话说，非马来人在血统上是华人、印度人或其他原住民（混血者另当别论），国籍身份上同为马来（西）亚公民。不过，由于族群不同，各族的文化形式（音乐、烹饪、语言、服装、文学、绘画等）有

别，宗教伦理传统也不一样。但是，不同的文化形式与宗教伦理传统对表达或表现四维八德或爱国精神并不构成妨碍。如果有一种体现“国家文化”的文化本质，只要是这国家的居民，自然能各以不同的文化形式来传达或再现这种本质。因此，华裔或印裔兼有母体或文化传统意识与本土文化意识并不影响他们的国家属性。

民间华社处于认同与不被认同的两难困境，其错综复杂的尴尬身份，才是历史本身难以明言直书之处。而历史论述不及或有难言之隐的文本，往往文学（包括自传〔例如李著〕这种史笔与虚构叙事互动交涉、亦史亦文或非史非文的“传记文学”）另辟诠释空间，以另一种手段彰显“历史一笔为定”的吊诡或建构另一种论述的时代意义。新马民间华社自本世纪初以来，在南洋落地生根，而在建构新的主体性过程中，面临文化属性与身份认同危机，以致成为历史的难言之隐。马华作家身

为民间华社一分子，这种文化政治的矛盾历史情境自然成为他们的关注课题（小黑〔陈奇杰〕〔1990〕的小说〈十·廿七的文学纪实与其他〉即近年以此文化政治情结为题材的一佳例）。然而，他们自己及他们所从事的文学或非文学活动与运动，在政治律动与时代进展的牵制下，早已铭刻在历史脉络里头，成为南洋论述或东南亚研究的陈述对象。下文即试图以独立前马华文化人的若干文学活动与运动为例，勾勒出马华文学文化属性系谱的些许轮廓。

研究马华文学的学者与史家咸同意，马华文学跟中国新文学一样，为五四运动的产品，一方面发扬反帝爱国精神，另一方面提倡白话文。因此，尽管表现不尽相同（中国新文学初期即有〈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这样的成熟之作），中国文学的特质，大致上也影响了战前马华文学的精神面貌。由于提倡新文学的文化人（编辑与作家）大多为中国侨

民，故战前马华文学常被称为“侨民文学”。但用“侨民文学”来涵盖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四五年甚或一九五七年这段时期的文学表现，显然值得商榷^②。首先，何谓“侨民文学”就已问题重重了。新加坡的马华文学史家方修〔吴之光〕就曾写道：

当时的所谓“侨民作家”和“侨民文艺”，也有其特定的涵义，指的是身在南洋，手执报纸，眼望天外，虚构中国题材来写作的作者及其作品。不但有意为本地服务的外来作者不叫“侨民作家”，就连中国作家南来之初，由于对当地情况不熟悉而写些过去在中国的经历，只要是真实而非虚构的，也不叫做“侨民文艺”。如果望文生义，以为当时的所谓“侨民作家

”与“侨民文艺”，是指侨民身份的作者及其作品，或战前的马华新文学的作者及其作品，甚至于因此而把战前和战后的马华文学或文学思想对立起来，那就大错特错了。（1986：21）

依方修的引述，“侨民文学”是外来作者，身在南洋，虚构中国题材写成的作品。这个界说并不周延^③，但很明显强调的是马华文学的在地性与真实性，并以之为文化属性依据，同时也是后来“现实主义文学”所谓“现实”所指涉的本质。其实，关于“侨民文学”的论争，是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间的事，论点为“马华文艺独特性”的问题。实际上，到底有没有这种特定意义的“侨民文学”，恐怕需要重新探讨。在南洋“虚构中国题材”，跟“虚构法国题材”一样，并不构成不忠实或不真实的问题。虚构与真实，也并非文学与历史的对立关

系。重复论述这场论争的人不少，但复述文字越多，离事〔史〕实越远，最后只见文化政治的运作。其实，在一九四八年这样动荡不安的年代，发动这样本位化的论战，谴责或清算可能不存在〔或是虚构〕的对象，无非是要突显某种跟以往不同的文化属性，以缓和内心的认同焦虑与危机。所谓“马华文艺独特性”，也就是新的“恋慕对象”。但不表示提出本土中文文学的独特性之可能，表明认同对象，即自动从中国文学这自我中心论强势文化或霸权脱离或解放——中国以及中国文学的影响无从否定。相反的，“马华文艺独特性”既然突显的是文化属性之争，更肯定了中国（文学）的影响。也因此，尽管论者对这场论争结果持不同的看法，也就不那么重要了^④。

虽然中国的影响明显不过，直接移植、嫁接或复制并不可能，即使是在殖民地时代。一九二七年，文化界发起“南洋新兴文学运动”

，响应的显然是中国一九二五年，郭沫若与蒋光慈他们所提倡的无阶级革命文学或普罗文学运动。文学史家（如方修1986：24）大都认为，用“新兴文学”来表进步与革命文学之意，再冠上“南洋”的名目，旨在避免落殖民地政府口实。其实，“新兴文学”在中国也是左派文化人的障眼法。例如，一九二九年上海现代书局出版的《大众文艺》二卷三期，便以“新兴文学”为专号名称。一九二八年夏，在上海编过《华侨努力周报》的许杰南来吉隆坡，任《益群日报》总主笔，并主编《枯岛》文艺周刊，提倡新兴文学，希望以《枯岛》为“马来半岛革命的文艺青年的大本营”，刊了不少明确宣扬革命文学的论文^⑤。但是他同时也主张反映地方色彩，并“号召当地的文艺工作者，写出自己所熟悉，自己所切身感受的，反映此时此地生活的文艺作品来”（许杰1988：304），这就不完全是“侨民文学”了，虽然所谓

地方色彩代表的可能只是“中国文学的新途径”（陈翔冰1928；杨松年1988：63引文）。许杰在一九二九年底返回中国，编《枯岛》的时间，虽然不到二年，但热心提议成立南洋文艺中心（譬如月刊，专刊由本地作者写南洋的文学作品），推动新兴文学与南洋色彩文学的结合，使这份文艺副刊成为当时中马文学的大本营。一九三〇年，殖民地政府开始压制左翼与反日言论，马华文坛进入白色恐怖岁月，被谕令离境的文化人，除了刊登寰游诗剧〈十字街头〉（新兴文学一例）的《星洲日报·繁星副刊》编者林仙峤外，一九三一年尚有《南洋文艺》杂志主编陈慧玲。

《南洋文艺》很可能是第一个以“南洋文艺”为刊名的杂志，但是，早在一九二七年初，《新国民日报·荒岛副刊》的编者黄振彝、张金燕、朱法雨诸人便已提出“专把南洋的色彩放入文艺里去，来玩些意趣”（张金燕1928；杨松年1988：24

引文）。跟许杰不同的是，张金燕生于新加坡，是本地马华作家，因此格外关怀南洋社会、强调南洋色彩文学。《枯岛》虽然提倡南洋色彩，编者多少总有革新与改造“没有文艺也没有文化，只是一个荒凉的小岛”（许杰1988：303）的南洋文坛之意，文艺青年的个人抒情文稿被压，便是一例。《荒岛》诸人则从“玩些意趣”出发，极力以南洋事物为“做文艺的材料”。

一九二九年六月，陈链青接编《叻报·椰林副刊》，推出改革号，大力提倡“南洋的学术和文艺”，希望南洋的文化人能像英国移民在美国建立本身的独特文化那样，“创造一种南洋的文化”。陈链青自己虽然“喜欢向左转的一切”，也鼓吹南洋文艺与新兴文学结合，并在《椰林》刊了不少具有新兴文学意识的作品与论文（如衣虹在一九三〇年四月一系列的文章），但他也能宽容地以摆“杂货摊”的态度来编《椰林》，声明抒情

诗词或唯美派创作也愿意刊登。研究新马早期作家的杨松年指出，他怀疑“陈链青倡导南洋色彩的文艺，是深受黄僧的影响的”（1988：82）。

黄僧〔黄征夫〕是早期南来中国作家中视野较广的一位。他曾经留学法国研究社会科学，故关注焦点扩及南洋社会与文化现象，而不至于局限于南洋色彩。他的〈学术文化与南洋华侨〉一文便论及南洋文化属性与本地意识的问题，指出当时一般华侨心向祖国而不认同南洋，以为

侨居南洋是客寓，不明了事实和环境上，华侨地位已确定其固定性，……殊不知华侨是绝对不能离开南洋的。……华侨忽略了自身在南洋的永久性，而至于忽略创造华侨的文化学术。……华侨承受祖国的传统思想，对于

政治上的统治全不在意……。我们应当醒悟了华侨以南洋为家乡。……我们应当像英侨在北美一样，创造他底学术文化来与欧洲对抗。（1929；杨松年1988：161—62引文）

这就已有正视华侨的身份属性，提倡南洋文化独立于中国文化与学术之外的意识了，就像他在别处明言的：“不能有奴隶式的学术文艺”。“南洋文艺”一词也常在他笔下出现。

同样的，一九二九年，在《南洋商报·文艺周刊》还没创刊之前，该副刊编者曾圣提便已发表〈南洋的文艺〉一文，昭告世人“南洋乃现代文艺之宝库”。《文艺周刊》创刊后，他与吴仲青、曾华丁等人更致力于在“高椰胶树之外，以血与汗铸造南洋文学的铁塔”，“开辟我们南洋文艺的霸业”（杨松年1988：41—42引文）。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主张描写华侨及其他人种的生活，曾圣提也提倡介绍马来文化与翻译马来文学，他自己则译介印度文学文化甚力⑥。虽然他抨击颓废的文艺作品，但也反对“竞刀枪血泪”的所谓革命文学。曾氏显然另辟蹊径，而未加入当时的新兴革命文学主流。他喊出了响亮的建设南洋文艺口号，自有他浪漫与超越的精神。

南洋色彩或南洋文艺的提出，象征了中文作家（南来中国作家／华侨／侨民）开始对“本土”产生兴趣与关怀（不一定是归属感），开始把南洋纳入文学的所在地。提倡翻译马来文学更是关注本土的异质文化之表示。因此，广义的“侨民文学”的“中国性质”并没有那么纯粹。到了一九三〇年，相信在南洋的文化人都普遍有了南洋文艺的概念。但是，当时的南洋意识是否已强烈到形成一种文化属性或“一种南洋的文化”，有待重新建构。文学史家通常指出

，马华文学一开始就是中国侨居新马的文化人的文学活动与思想运动，在文化、意识形态上认同或呼应的是中国。但是我们也看到，南洋文艺的提倡，是中国文学在不同所在地异质化的必然趋势，即使这些早期作家的身份是中国公民（侨民）。“中国——南洋”这双重意识形成一种文化激荡。但是，如果“中国”、“中国文学”、“中国文化”是很清楚的影像，“南洋”呢？“南洋色彩”是甚么？只有“南洋色彩”而没有“本土意识”，南洋色彩很可能只是一种压抑的置换或出路（“中国文学的新途径”！）。压抑来源或为中国文化霸权，或为当地殖民政府（以及独立后的本地人政府）的政治力量。若抛开对“南洋文艺”称谓沿革的关注，而诠释其意识形态或文化政治意识，我们很可能对当时的“南洋意识”提出怀疑。

不管南洋色彩是否压抑的置换，只有以本土意识反抗中国文化霸权而产生的南

洋文艺，才可能具有南洋文化属性或南洋意识。例如，黄征夫便以“华侨”的“固定性”与“永久性”来对抗或辩识中文“侨”字的意义，以及中国“官方说法”中“海外中国人”的不确定性。黄氏的南洋论述，可谓本土意识觉醒之肇始。但是，如前所述，尽管中国文化对南洋文化的实际影响如何仍有待商榷，中国以及中国文学（文化）的影响无从否定，不可能轻易便说：“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黄征夫在日本侵略中国后便慷慨返国从军，后来在广西逝世。虽然他曾经思考过华侨与当地“政治上的统治”的关系，显然在政治认同上他还是心属中国，更遑论民族属性了。另一方面，“海外中国人”文化属性的矛盾情境（结）也跟政治认同的复杂性纠缠不清。“华侨”固然心属中国，中国却不见得认同华侨。姚楠即指出，在中国，历来“君是『大国之君』，臣是『大国之臣』，甚至老百姓也是『大国之民』，

把东南亚人认为『蛮夷』，把海外华人视若『盗寇』”

（1988：329）。因此，若把南洋意识摆在中国民族自我中心论脉络来看，南洋文艺一开始就在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以外，文化属性早已不辩自明。许杰在吉隆坡“参加过马华文化宣传工作”，但《益群日报》主要宣传的还是“祖国文化”。若干中国文学史家行文即使提及海外文学，也只是附带一提，以支流视之，要不然就是把它据纳入主流文学的网路系统。不过，中国文学史对南洋文艺的再现，是另一个主体性的问题，这里不便详述。

“南洋”所指称的对象，显然范围太广泛，无法对焦。南洋可泛指文化形态歧异的东南亚诸国，也可能只是包括新加坡在内的马来亚的代称。中国作家笔下的南洋，可能还包括印支半岛及印尼、菲律宾，马华作家则多半以之指称新马。前文以“南洋意识”为马华作家拥抱本土文化属性的发凡，显然一样焦点模糊，势非对准

所在地不可。一九三四年，以小说《峇峇与娘惹》（一九三二年出版）闻名的丘士珍在《南洋商报·狮声副刊》发表〈地方作家谈〉一文，提倡“马来亚地方文艺”。尽管“马来亚地方文艺”一词强调“地方”的比重不轻，“马来亚”三字的提出显然比“南洋文艺”进一步认同了本土人物与利益，同时也赓续了“南洋文艺”（尤其是黄征夫的概念）的本土意识之发展。马来亚地方色彩再现了华侨作家书写所在地的现实性，同时也明确地彰显了作品的文化属性，故此直到一九三六年，仍有人响应。例如曾艾狄便在〈马来亚文艺界漫画〉文中提倡“马来亚文艺应该有马来亚文艺的生命”。

在三十年代，中国意识或共产国际左翼思想在马来亚遭受压抑，左倾言论与活动被视为非法言行，部分文化人（包括宁汉分裂后南来的中国左派意识分子）提出南洋色彩，不但可以配合新兴文学反帝反殖的任务（突

显“南洋”，意味强调的是主体性，而非殖民性），在南洋共产党人开始公开活动之后，也足以自卫自保，不致于被政府当局视为共产党同路人。对于这一派的文化人来说，南洋文艺自是压抑的置换，不过施压的是殖民地政府。同样的，“马来亚文艺”这口号的提出，可能也是当时的时代精神或政治氛围使然⑦。一九三〇年，南洋共产党改称马来亚共产党，正式宣布以马来亚为活动基地。一九三一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马共利用华侨反日情绪，大力宣传建设“马来亚共和国”。一九三二年，世界经济大萧条，新马胶价大跌，经济恶化，民生困苦，马共趁机扩大影响力，发动罢工，成立支部。三十年代初期的现实处境，取代了隔海的故乡，成为留在南洋的文化人当务之急的关注对象，同时也迫使他们反省自己生活书写的所在地。

但是，“马来亚文艺”提出之后，马华文化界却比以往更明确认同中国，显露

更强烈的中华文化属性。原因有二。一为日本人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发动芦沟桥事变，开始侵略中国，唤起了华侨的民族意识与爱国精神；二为中国文化人大批南来宣传抗日，获得马华作家大力呼应，纷纷书写抗战文学以“抗日卫马”，把新马南洋当作中国的大后方。丘士珍的提议后来有没有再引起回响，也就不见下文了。

“马来亚文艺”没有机会纳入其问题结构的课题，如马华文学的独特性、马华文学与侨民文学的关系、马华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要等到一九四七、四八年的另一场文化论争才成为本地文化人关注的焦点。

如前所述，战后的马来亚紧急法令宣布与中共立国这两件史家行文修辞所谓的“历史意外事件”，使马华作家认同亲中国的左翼思想与中国变得不切实际与不可能（报章不再称中国为“我国”；大势所趋，连马共党员也唱起“我爱马来亚”、“马来亚是我的国家”等爱

国歌曲〔李炯才1989：168〕）。紧急法令宣布马来亚共产党为非法团体，左翼言论也受到压制。中共掌权后，中国出版书刊一度禁止进口，两地人民不得自由来往。殖民政府此举无疑是想断绝南洋与中国在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连系。这两件历史事件促使马华文学改变或隐藏认同对象，另辟蹊径。不过，战后马来亚本土政治权力的消长，社会意识的转变，政党的发展，马来文化的复兴，更是加速“马来亚意识”形成的重要因素。这一点，文学史家似乎较少提及。

马来亚殖民政府抑制亲共产思想与活动的途径，不外是将华族低下层人民与共产分子隔离，切断他们的连系。“布力士计划”（Briggs Plan）与邓普勒将军（General Sir Gerald Templer）的剿共方案，即采此策略。中共书刊宣扬马恩列毛意识形态，因此禁止入口，人民到中国去会被洗脑，故不准来往。但是，一个新马华人，如果因现实的阻隔，无法亲中倾共

，并不表示他的政治认同就会自动转变或以本土文化为归属。不过，一旦他离开本土，到一个没有禁令的地方，会不会如鱼得水地心向中国或拥抱马列思想呢？李炯才以及当时在伦敦的若干新马华族人士证明事实并非如此单纯。布力士计划剿共成功也不表示一旦没有隔离，华族就会支持共产党或倾向中国。李炯才并非受英文教育长大，相反的，他的中学教育内容（槟城钟灵中学）主要以中华文化为主，师生在思想上多心属中国（但不一定左倾），他自己也曾经以中国人自居（正如他受英文教育的兄长曾以英国人身份为荣）。然而，由于战后马来亚及东南亚大环境的改变，各族人士携手谋求结束殖民统治，以建立自己的国家，在槟城北海出生的李炯才渐渐认同马来亚，关心她的前途与利益，对这个地方心有所属。从这个角度来看，李炯才的自传文可说是现代版的“建国神话”，反映了华族在寻求建立一个独立

国家的努力，与马来亚其他民族并肩同步。在这方面，马华文学界也不落入后。例如，一九五五年在新加坡创刊的《蕉风半月刊》（方天主编，后改月刊；一九五八年迁到吉隆坡，出版迄今已三十七年；现改双月刊），封面的标语已不仅是“马来亚文艺”，而是“纯马来亚化文艺”，足见文化界心向马来亚立场之一斑。一九五六年，马华文化界更发起“爱国主义运动”，表明认同立场。

追溯历史，往往意在鉴今。换句话说，书写历史叙事往昔，其实书（重／改）写的是当代。本文开头引述了李炯才的叙事作为托意之言，即旨在点出马来（西）亚民间华社在文化属性与政治认同的问题所在，不在于认同，而在于不被认同。因此，无论马华文学表现如何，对本土的文化属性如何鲜明，马华文学乃至文化值今仍然被视（斥）为外来文学文化，只能在边际书写运作。马华文学久（暂）居边陲

，自成文学系统，但在政治系统与社会系统的牵制与冲击之下，难免面目模糊，身份暧昧。因此，本文也只能不断藉不同（断）的引述与历时性社会政治系统的文本化建构来探讨马华文学与文化属性间的辩证关系，至于马华书写人的认同属性，其实并无不明之处。不明的是他者的视域。华裔马来（西）亚文学在这视域内越模糊不明，越能彰显他者在镜象期自我审视时，清楚映照出来的马来文学或国家文学的意象，尽管马华文学在独立前早已认同并建构了马来亚主体性。

附注

①李炯才的《追寻自己的国家》原著为英文，另有日译本。中文版显然出自匿名译者手笔，译者甚至极可能不只一人，因为书中若干行文措辞前后不一。兹举数例：马来西亚故首相（Abdul Razak）即有“拉萨”与“拉拉克”二译名，李玉荣与李王荣显然是同一人，同样的例子还有

黄望青与黄望晋、黄思、黄士及黄诗、布士达曼与武士打曼、姆罗丁与峇哈鲁丁等人名，其他如地名双溪伯泰尼与双溪达年，专有名词“马来亚人论坛”与“马来亚论坛会”也同样犯了一名多译的毛病。此外，南洋水果 durian 惯称为榴梿，而非瑠玕；韩素音的小说 *And the Rain My Drink* (1955) 有李星可译本《餐风饮露》，不宜另直译为《我的饮料——雨》（见页136）。书中提到李光耀刚出道时，对手欺负他“国语说得不好”，故意用“国语”跟他辩论（页282），末章引述李光耀的话说“我们也许说国语……”（页360），其实新马华人说的是“华语”，“国语”另有所指。书中也有少数马来文未译。译者（台湾人？）的新马本土知识似乎未能充分配合李氏本书观察入微的书写与丰富动人的内容。本书除了是一个南洋华人的自传外，更是一

个时代的缩影，充满了历史、文化、政治的辩证，可以作为东南亚（尤其是新马）研究的参考史料，希望再版时作者或出版社能详加校订。

②例如，姚拓即指出“研究马华文学的专家们，给〔一九三七年到四二年所谓繁盛时期的〕这些作品命名为『侨民文学』，的确是恰当而妥切的”（1986：22—23）。值得质疑的是，如果这些文学史家认为“繁盛期”的作品是“侨民文学”，其他时期的作品呢？到底“侨民文学”的定义为何？可惜姚文未注明参考资料，读者无从进一步查证引述原始篇什。详姚拓（1986）。姚文原在一九八六年于西德举行的第一届“现代中国文学大同世界”（“The Commonwealth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研讨会）上宣读。

③似乎“侨民文学”的问题在于“虚构”，而非中国题材，或作家身份。外来

（南来）作者自有过去在中国的经验，又何需虚构中国题材？反而是本地作者才需要虚构中国以及中国题材，但他们的身份却本地人，故作品不宜算侨民文学。中国作家虚构南洋题材，或独立后马华作家书写中国题材（例如姚拓、方北方），也不能算侨民文学。所以我怀疑“侨民文学”是不存在的虚构对象。

④例如，孟沙认为“从总的趋势看，『侨民文学』仍然占了上风”（1991：15），但是姚拓却指出“结果，马华作家大获全胜，奠定了马华文学独立的基础”（1986：23）。王润华也说：“由于他们〔支持马华文艺的一方〕所主张马华文学应该脱离中国而独立的运动，是密切配合著当时社会政治思想之演进，自然最后获胜”（1991：24）。既然“侨民文学”是不存在的虚构对象，三氏之言，也可以虚构文（fiction）视之。

⑤杨松年认为许杰的态度是“相当左倾与激烈的”（1988：58）。本文引述当时提倡南洋色彩或南洋文艺的文化人的话，手边没有方修编的《马华新文学大系》，大多自杨松年引文转述。杨著《新马早期作家研究（1927—1930）》为近年马华文学论述或论史诸书中，较严谨的一本，引述书文的出处资料相当完整，对后人进一步追踪研究，十分有用。

⑥曾圣提曾于一九二五年与一九三二年二度到印度追随甘地，著有一九四三年《在甘地先生左右》（；上海：真善美图书公司，一九四八；新加坡：青年书局，一九五九），另有英译本 *By the Side of Bapu*，关思译（印度：甘地基金会，一九八二）。

⑦林建国怀疑“马来亚文艺”概念的提出关涉南洋共产党改称马来亚共产党的发展脉络，可能是重写华裔马来（西）亚文学史的另一个切入点。这虽是林

君与我闲谈时言论，仍值得深思。小说家马峇（梦平）便曾指出：“当年的马华小说作者，把政治文化革命的使命看得比文学使命更重些”（1991：52），显然不无其历史背景。

引文书目

陈清侨（1991）〈普及文化的普及技术：并论甘国亮《人间蒸发》〉。《中外文学》19：12：4-24。

方修（1986）《新马文学史论集》。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新加坡：文学书屋。

李炯才（1989）《追寻自己的国家：一个南洋华人的心路历程》。台北：远流。

马峇（1991）〈马华小说的特质与创作方面〉。《亚洲华文作家杂志》28：48—55。

孟沙（1991）〈马华小说沿革纵横谈〉，《马华文学七十年的回顾

雄鸡之鸣

竖起失眠的耳朵我听见鸡叫
在灯光之城 那是一把沙哑的铜号
把灰色的月光 洒在我床头
我听见鸡叫
那声音来自高处 来自某家的阳台
黑夜 这冰凉的铁笼
锁住了一些年代
透过世纪的窗户我才能看见它
在远方 在生长着春天的地方
永恒的天空
从来只抚摸最高的大树
一只雄鸡 纯朴而谦逊
舔食着漏下的阳光
我看见它 和树尖的老鹰一样
拥有翅膀和利爪
但它不飞 不会扇动风暴
也不会分割天空
沉雷从天顶砸下
它就得应声而走
这时候浓雾走远 像一群女巫 消逝在目光尽头
这时候森林闪开 让出道路
我看见它 一只雄鸡
这时候若无其事 走进我们遗忘的角落
而道路 翻滚着尘埃的道路上
人越走越小 成为一群黑点
从一个年代走进另一个年代
四周是森严的墙壁
时间的刀子直逼喉咙 好多人
还在沉睡不醒
在灯光之城 只有一把沙哑的铜号
尤如雄鸡之鸣



孙不心作品

◎杨志刚

与前瞻》。戴小华与柯金德（编）。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7-33。

宋廷虎（编）（1988）《名家论学：郑子瑜受聘复旦大学顾问教授纪念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王赓武〔1984〕（1988）《中国移民形态的历史分析》，马宁译。宋廷虎270-87。

王润华（1991）《论新加坡华文文学的发展阶段与方向》，《东南亚华文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莊钟庆等（

编）。福建：厦门大学出版社。65-77。

小黑（1990）《十·廿七的文学纪实与其他》，《前夕》。吉隆坡：十方。131-74。

许杰（1988）《我曾经参加过马华文化宣传工作》。宋廷虎295-312。

杨进发（1977）《战前星华社会结构与领导初探》。新加坡：南洋学会。

杨松年（1988）《新马早期作家研究（1927-1930）》。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

司；新加坡：文学书屋。

姚楠（1988）《对二十世纪中国研究东南亚史与海外华人史的情况介绍和几点看法》。宋廷虎313-32。

姚拓（1986）《马来西亚独立后马华文学的发展》。《蕉风月刊》394：22-29。

张锦忠，中山大学外文系讲师，台湾大学外文所博士班研究生。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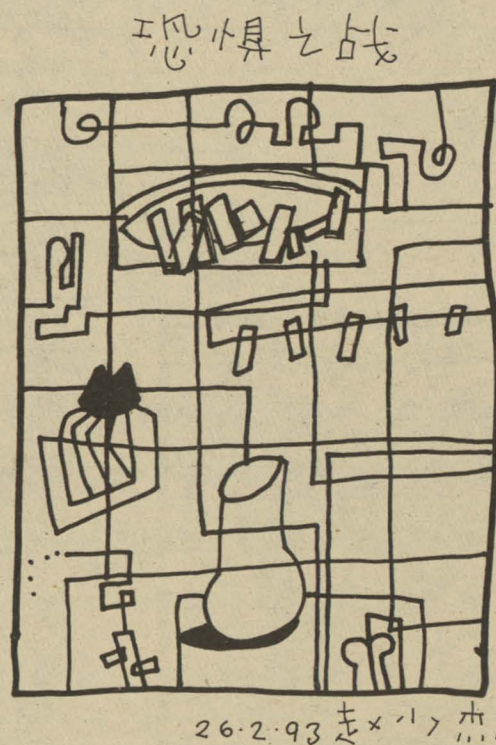
新书广告

姚拓戏剧集①②

共分①②两集。上集刊有《憩园》、《儿女英雄传》两个剧本；下集刊有《万金和尚》、《还阳》、《荆轲刺秦王》三个剧本。上下集定价马币十元正。

邮购处：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关于背叛
它们找到了共同话题
决定在黄昏第三次鸡啼
飞离被窝
寻找罪恶以及
一场恶梦
它们企图起义
掀起潮流的热浪
然后让天空忧伤的飞鸟
继续悲伤
涌起翻滚的血液
复盖快乐满足的犀牛
化为白骨
葬于蚂蚁的领土
弄得
鸡犬不宁



恐惧之战

◎赵少杰

童诗6首

◎吴震寰

图/亚彬

闹钟

奶奶是我的闹钟
每天都按时叫我起床
但谁是奶奶的闹钟呢
奶奶动着漏风的声音告诉我
“年纪呀
年纪是奶奶的闹钟”

Y形雁阵

可爱的春姑娘
给 正发芽的枝桠
插上翅膀
飞到蓝天上

晚云

一张彩色的手帕
被风儿转捏手里
频频摇晃
招唤西下的太阳



夕阳·云彩·风

太阳喜欢月亮姑娘
深恨不得握手言欢
动脑筋，费思量
忽然计上心来
把彩色手帕
留在山巅上
万种柔情，惟恐人知
羞红脸儿
匆匆走下西山
轻轻风儿不懂事
捡起手帕把手摇
“太阳，太阳
你丢了彩色手帕啦”

八月

八月是一个爱哭的小孩
终日泪淋淋的
雷爸爸生气了
高声吼着
用白亮亮的鞭子
抽他
而他哭得更厉害了……

春节

春节是一位慈祥的老奶奶
总护着小孩子
向爸妈要这要那



◎杨川

孤寂录

这是个沉闷的话题
说与不说
人们始终胆小的在哭泣

脑中的幻象历程
仿若组织性的迫害
海鸟在鸣悼那无人的海边

那整片草原上
竖起了一面红色的旗帜
白色的云在缓缓游过

我·悄悄的在问你

是秋天吗？

锁上八方的门

我走向流星滑过的天涯

回忆录

在冬天
白色平安的存在着
古老的雁群
在容易关紧的玻璃窗上
一字排开

如相思

整个世界的底片
在暗室内透着红光

或者可以感觉声音的微荡

空无一人的前门被打开了
我在屋内感到惊奇

四周， 我们仿佛是存在的幽灵

拟记第三次世界大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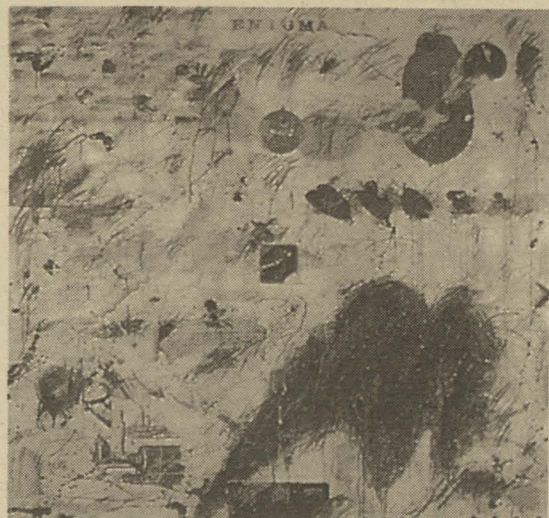
于是，灯渐渐的暗了下来
在放映机轮轴回旋的轻喟中
一道白光不停地撞向虚空的白墙
一种动人的荒凉，在黑暗的四周
我们仿佛是存在的幽灵
静静屏息等待——
由显微镜下的一团有机体
不停地分裂、衍生、吞噬，结合
花了好几亿年的时间
筹备一场更浩大的工程

来了
掠过太初的荒凉
某种呼声，汇合海潮，愤怒的火山口
传自你传自我传自所有深沉的哀叫
自高度秩序的伦理结构中释放
随铀二三五分裂连锁以光速的瞬间

把，一只史前已进化完毕的蜻蜓
轻轻的停留在一朵盛开的红莲上
老女人honey-honey地施着一头优闲的名种狗
在夕阳沉落西方之前
念小学的小女儿兴奋地告诉父亲
原来零乘以零是零
一乘以零也是零这数学问题的因由

远方，一团耀眼灼亮的红光骤然升起
在来不及惊呼的刹那
穿过亿万万个瞳孔骇然的视线
把 $E=Mc^2$ 还原为
虚空的白墙，在接受
一道白光不停的碰撞

于是，灯渐渐的亮了起来
在排满椅子的大堂上
空无一人
除了几只体型像狗的巨型蟑螂
在啃着满地的零食屑



◎张光前

在人群鼎沸的喧嚷中
我和我的寂寞对话
该谢谢白
让所有的颜色都有了感觉。

× ×
向海
我们扔过许多的石头
没有名字也不被记取
扔过的有些被浪冲回来
再扔出去，我们的身躯
向，那海一样广阔的大地

× ×
在北方，在植满笑容和雨水的北方
站在阡陌的中央
让我们迎着风
去驱赶鸟
让它们都化作歌声
从我们的胸中逸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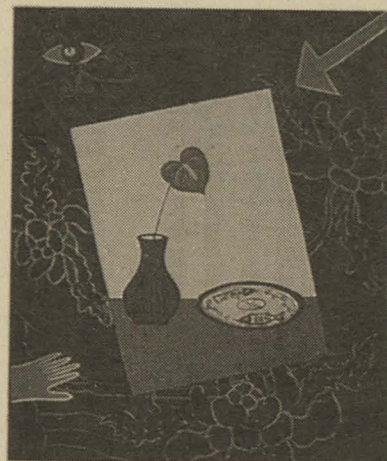
× ×
童年飞起来的风筝
都挂到树梢与电线杆上了
有时候远远
还见到它们
向轻风兴奋地叫喊

× ×
整个下午
我把河流
画成漫不经心的样子
直到你指着画布说
那是一条路

× ×
我把双手像鸟的翅膀
还回给天空的同时
听到了唯一真实的声音

× ×
黄昏的时候
常常在九颗羞涩的星光里
听到海滩上发亮的沙贝在歌唱

你问我哪一颗星是最愉悦的
我想起我曾爱过的一个女孩……



◎张光前

小诗七首

当我的朋友逐渐离去
我站立于他们的背影里
思索，如何这一生能走多远
这一生能有几番起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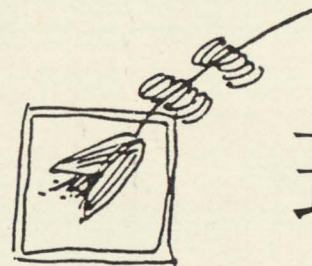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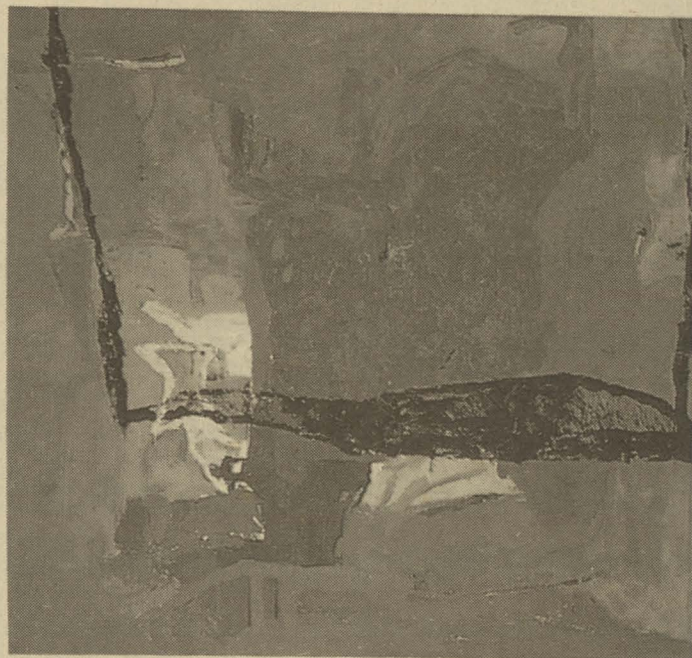
做为一个小小的奢望
在这热闹繁华现代都市的一角
如何坚持那些含蓄的章节
在逐渐一盏盏灯火熄灭的氛围中

霓虹琉光下有我的朋友
他们笑说一生当中能走多远
这一生能见证几番潮汐起落
我在他们喧哗激情声中握不住
一拢结实，地上满是支离散碎的光影
还有一些无法拼出图面的符号

我的符号也有朋友说不懂
一大盘拼图，小心翼翼
总在寂寂无语的雨夜思考
如何以最真的姿势呈献示众

曾经追踪水流的方向
一些旧事不断翻扰，持续
心中的感觉变得如何复杂
如何遥远，站立于他们的背影里

方向



珍惜作家的贡献

谈起马华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就一定要提到本期〈长者风范〉的专辑作家韦晕先生（另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小说家是本刊453期的专辑作家方北方先生，第一届马华文学奖得主）。

韦晕先生数十年的文学创作，成绩丰硕，到目前为止，结集出版的共有七部短篇、三部中篇、一部长篇、三本散文、以及二十二本合集。他的小说结构严谨、表现手法极富艺术水准、人物多姿多彩、形象生动，而且勇于揭示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真实面貌，强烈反映本地文化色彩。

事实上，韦晕先生就是因为他的突出的小说创作而令他荣获第二届（1991年）马华文学奖的。

当然，韦晕先生的文学表现并不止于影响深远的小说而已。韦晕先生的散文、游记以及评论，都和他的小说一样掷地有声。

本期发表的〈马华文学

与文化属性〉是转载自247期《中外文学》的作品。〈马〉文作者张锦忠原是本刊的编者，目前正在台湾进修博士学位。转载这篇文章或许有助于本地读者了解，除了大陆与日本学者之外，原来我们自己也

有有心人在默默整理、研究我们自己的文学／文化资料。

编选新一套的马华文学大系以及有系统地编著马华文化史料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虽然已是不少知识分子的共识，但是它一向缺乏经费与人力。我国虽有华团四千多个，每年进行的文化／文娱活动也不在少数，就

是缺少深入的学术／文学研究。轰轰烈烈的活动远比静寂的皓首穷经更受欢迎，即使是文学与学术也不能幸免。



编辑顾问：白 垚
郑良树
梅淑贞
紫一思
曾梅井

编辑：姚 拓
许友彬
小 黑
朵 拉

经销处：
马来亚图书公司
Malaya Book Co.,
22-24, Jln. Bukit Bintang,
55100 Kuala Lumpur.
怡和书局
Ipoh Book Co.,
75, Jln. Market,
30000 Ipoh.

编辑部、
出版、印刷：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03-7912455
03-7912551

友联书局
Union Book Co. (Pte) Ltd.,
Blk. 231, Bain Street,
03-59, Bras Basah Complex,
Singapore 0718.
紫竹茶坊
Purple Flute Sdn. Bhd.,
10-D, Jln. Masjid Negeri,
11600 Penang.

(长者风范)

【韦 晕 专 辑】

长城三颂
小记黄昏镇
儒林外史的人物造型
韦 晕 的生活及写作经历
韦 晕 何以获得马华文学奖
韦 晕 的另一支笔
我看〈使徒行传外记〉



• 韦 晕 • 封面内页
• 韦 晕 • 5
• 韦 晕 • 12
• 李锦宗 • 14
• 胡 筋 • 20
• 陈雪风 • 22
• 驼 铃 • 23

【专 栏】

二十一世纪前夕灿烂的马来文化
(他山之石)

• 杨 现 • 29

【散 文】

魂火
资历：曾经18岁
石缝间的蒲公英
紫心香蕉
绮年玉貌 • 活死人 • 好莱坞

• 刘 汉 • 32
• 刘静娟 • 33
• 佩 韦 • 35
• 酈玉翎 • 36
• 李彩琴 • 37

【评论】

文学的危机和生机
马华文学与文化属性

• 黄维樑 • 41
• 张锦忠 • 45

【诗 页】

雄鸡之鸣
恐惧之战
童诗6首
孤寂录／回忆录
四周，我们仿佛是存在的幽灵
小诗七首
方向

• 杨志刚 • 57
• 赵少杰 • 58
• 吴震寰 • 59
• 杨 川 • 61
• 张光前 • 62
• 张光前 • 63
• 张光达 • 64

【编辑人语】

珍惜作家的贡献

• 编 者 • 封底内页

【封面说明】

中国画家李强，以强烈的色彩，严密的构图，打破水墨画一贯的留白手法，却又在右上角、左下角与画中央的空白处，留下思想活动的空间，充满生活的浓烈气息。

【目 录】